

最新滑稽雜誌

万印行



最新滑稽雜誌卷六

雲間顛公編輯

巴老爹

顛公

買私煙窮漢枉耽驚

詐洋錢貪官工設計

江蘇某縣所轄有一個鎮叫做正義鎮。鎮上居民數百家。有開店的。有做小買賣的。也有種田的。地方雖不甚富庶。却是鄉風淳樸。人多胆小怕事。也算得着一個好地方了。但有一件。鎮上居民勤儉作家者固多。而喜歡吃幾口煙。在那小烟館裏溜進的却也不少。從前未禁烟時。東也一個烟館。西也一個烟館。差不多一個鎮上十家。店舖中。到有三四家。是買煙的。兩扇破板。闕一個油膩不堪的破門簾。屋子裏黑洞洞的。空氣一點也沒有。烟榻上橫七豎八。躺着許多人。鬧得來烟霧騰天。令人欲嘔。那種景象。也是到處皆然了。自從近年嚴厲禁烟。地方官奉了上司告示。勒令各處烟館一律閉歇。免不得差人下鄉。著地保向各烟館取一個已經關閉的切結。

那胆小的見是奉旨奉憲的事情。暗想不要撞在晦氣頭上。忙把兩扇門關起來。收拾收拾。另改營生。另有一種狡猾的店。雖收了。却在烟榻上掛一項破舊不堪的帳子。放一疊齷齪不堪的被褥。榻上仍舊擺付烟盤。裝做自家吃烟的模樣。倘有好主顧。到來依舊一樣的買給人家。但是價錢格外貴些。所吃的也祇有幾個。熟人都是向來知道的那張三李四。向不相識的人。却也不敢買給他吃。內中祇有一家姓馮。從來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看見那時大家都把門關起來。暗想這到是一個好機會。常聽得人家說。自來英雄好漢。須要有些冒險性質。現在鎮上的烟館關了。不關的也是鬼鬼祟祟。不敢公然買烟了。我何不趁此機會。索性暢暢快快的。大張旗鼓。這也是人棄我取的一個好法子。就是有甚風吹草動。祇要拚得幾個錢。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主意已定。立刻燒上幾鍋大烟。竭力的招徠主客。那時鎮上的人。正因少了幾個吃烟的地力。終日裏左不是右不是的。覺得一無消遣。聽見姓馮的烟館裏。仍舊在那裏大賣其烟。於是一人傳兩。兩人傳三。頃刻的傳遍了一鎮。大家一闐的都到姓馮的烟館裏來。你也挑幾錢。我也挑幾錢。躺下來一陣呼呼的吸得。

個心滿意足。那時精神抖擻，大談起來。你一句我一句，談到高興的時候。玉皇大帝在凌霄寶殿，與悅意夫人如何如何地，藏王菩薩在九幽十八層地獄之下，與判官商量說：「麼事情都可以說得活龍活現，像是看見的一般。」看官莫笑，在下挖苦太過。如其不信，祇消請到無論那一家烟館裏，開只燈，靜靜兒躺下聽一聽吃烟的那些講究，就知道了。閒言少敘，且說姓馮的烟館裏吃烟的人，一天多似一天，生意也一天好似一天。每日小洋銅元如流水般的滾進來。姓馮的眞眞非凡，得意有一天許多烟客正在一榻橫陳，吞雲吐霧的時候，忽然走進三四個頭戴羽纓大帽，腳穿快靴的人來，後頭跟着，一人衣服雖然穿得體面，却是鼠目獐頭，形容非常可怕。進得門來，兩只眼睛的溜溜四下裏一望，那些烟客不覺大驚失色，道：「不好了！巴老爹來了！巴老爹來了！連忙一口氣把火吹滅，正要想把烟燈烟槍藏起來，那知巴老爹實在眼明手快，早已眞得清清楚楚，一疊連聲喊跟來的人，立刻把開烟燈的抓來。那姓馮的起初看見巴老爹進來，恍如青天一個霹靂，嚇得身子在那裏索索的抖個不住，突然聽見喊他，要想不去知道是躲不了的。索性良心一橫，暗想：老爹的名氣

我也有些風聞。總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於是跟了來人。走至老爹面前。撲通的一跪。老爹冷笑了兩聲。道：「哼，哼，賣得好烟，你財也發夠了。難道竟不怕本官法度麼？」現在當場拿獲，有何話說？快跟我來。姓馮的硬着頭皮，一跟跟到巴老爹巡政廳衙門裏。巴老爹也不坐堂，把他帶到一間小屋裏。厲聲說道：「你知道私賣燈吃，是說麼？罪名姓馮的回稱：『小的該死。』」巴老爹說：「這不是該死兩個字，可以當得來的。照例辦。先將房屋封起來。然後送你到知縣大老爺衙門裏。三千記板子，一面大枷枷出頭門。示衆。我看你也不是狠糊塗的人。你自己犯了事，究竟願照例辦，還是情願罰幾個錢。你快講來。」姓馮連連碰頭，口稱：「姑念小的初犯，求老爹格外開恩，倘可憐小的，蟻命應罰多少，聽憑老爺分付。小的決不敢違拗。」老爺不覺面色漸漸和靄起來，立起身來說道：「我原說你不是很糊塗的人，我也本不願意難爲你。現在你既知罪，速將番餅十五枚送來。我當格外成全你。」姓馮的得了口風，諾諾連聲，連忙退出，將賣煙積下來的小洋銅元等等，一齊換成大洋。次日，起個大清早，親自送到巴老爺衙門裏。巴老爺一見雪白滾圓的十五個洋錢，笑的口都合不攏來。拍拍姓馮的肩頭說：

道老馮你真聰明會辦事我兄弟不是同你老哥計較實在我衙門裏開銷大孩子又多。這個要買菓子吃。那個又要買雀兒玩。兄弟真有些對付不過來。你老哥是最體諒人情的。可否講個交情。每月再貼兄弟大洋三元。倘然老哥不說。兄弟冒昧以後。凡事彼此心照。姓馮的一想。每月又要三塊洋錢。那三塊洋錢要挑上幾百簍。烟方能賺得出來。這真是要我的命了。欲待不答應。罷他究竟是個官面孔。一翻是要班場吃虧的好。在羊毛總出在羊身上。祇要每天多開幾只燈。也就可以抵得過了。於是一口應承。辭了把老爺回到烟間裏。忘其所以的大賣起烟來。各處烟客知道姓馮的烟間是有巡檢司巴老爺保護的。盡量的吃。總不至鬧出事來。大家不約而同的。都到姓馮的烟間裏來吃烟。姓馮的雖然平白地化去了十五塊洋錢生意。却是非常興旺。不多幾天。非但十五塊洋錢早已賺出。且已經利過其本了。但是一件生意越好。費用越大。老婆要打首飾。兒子女兒要做衣裳。自己又要賭銅錢。賍女人那銀子洋錢滾進來容易。滾出去也是容易。一天一天的過去。不知不覺已到了。一個月了。一樣一個月的工夫。姓馮的覺得非常之快。那邊巴老爺却又覺得非常。

之慢自從過了二十邊已經巴巴的在那裏計算幸虧這個月是小建好容易等到念九這天絕早差人到姓馮的那裏去收三元孝敬巴老爺在衙門裏踱來踱去的老等以爲差人一去必然手到拿來誰知等了許久那差役依然空手而回說道去得太早了那烟館裏的人還在槐安國裏看公主招親呢巴老爺勉強忍耐着到了午後又叫人去催姓馮的剛剛起來在那裏洗臉吃早飯一見差役來了連忙起身相迎滿面春風的說道有勞大駕實在對不住本對想湊齊了一早送來誰知這幾天黃梅雨落個不住主顧來的很少每天買不了幾百個錢除去開銷所賺真真有眼家裏頭連葷腥多不敢買好容易橫湊豎湊纔湊成了九十五個銅元清你先帶回去上覆巴老爺寬緩這麼幾天等生意好些湊齊了親自送到衙門裏來這是不敢怠慢的那差人聽了這番說話不覺呆了一呆暗想老爺那邊急得來等米下鍋似的恨不得一下子收清最好連下月的也預先支了來偏偏姓馮的又是這般不爽利真真叫人左右爲難欲待不收罷一來巴老爺急於等用二來也却不過姓馮的面情事到其間祇好先帶回去搪塞一搪塞再說那差人勉強拿了九十五

個銅元。走回衙門裏來。巴老爺遠遠地看見。差人手裏拿着一包沉甸甸的東西。暗想。姓馮的果然識竅。諒來三元之外。還有特別的孝敬哩。正要伸手去拿。差人說道。回老爺的話。小人去了兩次。那姓馮的。口口聲聲的訴苦。也不知道他是真是假。好容易經小人千說萬說。纔拿到九十五個銅元。連一百都拼不滿。現在銅元非常之賤。算起來。連一塊洋錢。還差得遠哩。巴老爺一想。那些差人。真正糊塗。這些些小事。都不會辦。看來。免不得要親自走一踫了。主見已定。也不帶從人。氣吁吁的跑到姓馮的烟館裏。連嚇帶騙的說了半天。無奈姓馮的一味軟求。要他的錢。却是一個都沒有。巴老爺氣得個昏天黑地。但是當場翻不過臉來。哼哼的冷笑了兩聲。跑回自己衙門裏。想起姓馮的如此可惡。若不給他一點顏色。看看以後鎮上的人。那一個再來怕我。不是這個官都不要做了。麼。想定了主見。霹靂火箭的發下一枝硃籤。要立刻將姓馮的。拿到那些差人。因姓馮的於銅錢上頭。慳吝非凡。平日去吃兩筒白烟。又是噤哩咕嚕說個不了。那種不知好歹的人。本已恨入骨髓。一見巴老爺動怒。暗想。借這個題目。倒可以出出平日的氣。因此到了烟館裏。不由分說。將姓馮的如

鷹拿燕雀的一般頃刻捉進衙門裏來。巴老爺一見不覺怒從心起，連忙坐出大堂，拍案大喝道：「你這個混帳東西，不知擡舉快與我結實的，打叫他嘗嘗板子的滋味。以後再敢在我面上狡猾麼？」那時姓馮的倘然曉得此中的機關，求求巴老爹，說是小的知錯，以後不敢違抗，也就沒有事了。無如這些蠢人，究竟心思不靈，一見巴老爹動怒，連忙磕上幾個頭，說道：「承老爹格外體恤，每月只須三塊洋錢，小的本不敢拖欠。無如這幾日黃梅天生意不好，沒有湊齊送來，勞動老爹來回的跑，實在說不過去。現在惟求老爹看從前十五塊洋錢的情分上，饒恕這麼一次。明日清早一准送來。」那時堂上觀審的不知有多少人，聽得姓馮的說，甚麼三元哩，十五元哩，將巴老爹的祕密交涉當着衆人說了個清清楚楚，不覺大家詫異起來，也有冷言冷語，帶著譏諷的，也有拘手大笑，直聲叫好兒的，弄得個巴老爹在椅子上說又不說，不是坐著，又不是起來，又不是真正非常爲難，那心中一急，臉上的顏色頃刻紅的如豬肺頭一般，不覺老羞成怒，拍著案桌大喝道：「你私賣洋煙，已非一次。前次發覺，尙未重辦，今番又犯在本分司手內了，那可不能輕輕放過，且與我押起。」

來。明天移送。到知縣老爺衙門裏。看你有本事。自己辯去。姓馮的還想申說兩句。那幾個差人一聲呼喝。立逼著到後面一間小屋裏去。堂上那些閒人。見沒有甚麼看頭。也就一哄而散。姓馮的在那間小屋裏坐了半天。也沒有人進來問他說麼。天色却漸漸的黑下來了。暗想。吃官司大約就是這個滋味。今天一天。或者不致有甚麼苦吃。明朝到了知縣大老爺堂上。想來一頓屁股是逃不過去的了。你正在胡思亂想之際。房門一響。黑影裏忽然走進一個人來。細細一看。却是本圖的地保相公。那地保相公輕輕的說道。你這個人也太糊塗了。老爹的脾氣。你還有甚麼不知道的。那種過橋拔橋的法子。好在老爹面上施展的麼。現在文書已經備好。明日要是到了縣裏。屁股是打定了。房子是封定了。說不得還要帶累我受累哩。姓馮的一聽。嚇得個魂不附體。連忙求告道。你可有甚麼法子好。想保正相公說。道。法子是有一個。不知你願不願。現在趕緊拿出十幾塊洋錢來。我總看在一塊土上的情分。等我去求求老爹。或者可以免得這場禍事。這時候那姓馮的巴不得早出來一刻。好一刻。連忙滿口答應。富夜就設法了十幾塊洋錢。交代保正相公。果然不到天明就放了。

出來。那十幾塊錢。保正相公。是不是都交給巴老爹。那也不必深究了。正是有錢。使得鬼推磨。無法能防吏作奸。欲知後事如何。且待將來再說。

白螞蟻

顯公

看官們聽說小子的家鄉。住在一個半村半郭的地方。離小子家中二十多里地。有一個小小村莊。村中都是務農人家。內中有一家姓卜的。種著二三十畝自田。年來收成頗好。米價又貴。夫妻兩個人省食儉用。著實有些蓄積。自心裏常常想道。往常聽見城裏人說。那些敗落戶人家的子弟。外面排場很好看。內裏窮得吃盡盡當光。還是不安本分。弄些餅頭搭脚朝朝夜夜的尋開心。像我這樣有田有地。豐衣足食。那一樣弱輸了人家。終日價守著一個黃臉婆子。就算是溫柔鄉的豔福。想起來。真有些不服氣。前日同村中一個教書先生說閒話。他告訴我道。古人有句話。叫做田舍翁多收三石穀。便思易妻。可知古人都是會尋快活的。我現在家中積著十幾石白米。九塊多洋錢。一石買掉了。就有幾百塊洋錢。若不討一個小老婆。學些左擁右抱的樂趣。不真是個痴子麼。心裏有了這個主見。不免在外邊露出些口風來。那

村中有兩家人家。一家姓楊。一家姓吳。都是幾十年專販人口。真真是機關圓活。消息靈通。凡有拐來的婦女。不論老的少的。醜的俊的。色色俱全。到了行家。再細細的挑選。面孔縹緞些的。皮膚白嫩的。買給上海蘇州的上等堂子裏。幾千幾百洋錢。都是有的。次等貨色。不是買到野雞堂子。就是買與人家做小。那價錢三百五百也論不定。最低一等貨色。上海蘇州沒有人要。就買到鄉下人家。一二百塊洋錢。也祇好將就了。那楊吳兩家做這個買賣。已有好幾十年。家中田地很多。房屋也造得很氣概。鄉下人眼睛小。都說是真真大富翁了。那日姓楊的聽見姓卜的口氣。像是要討小的光景。自言自語道。昨日茶館裏那個拆字先生說我不日又有財帛進門。如今果然是有些意思了。送上門來的財香。還有什麼客氣。當下就一口氣跑到姓卜的家裏。一屁股就坐在板凳上。蹺起了一雙泥腿。向姓卜的說道。你來也算有碗飯吃了。就可惜沒有個好兒子。阿嫂又是多病多痛的。何不再弄個人可以養個一男半女。接續香烟。聞著又可幫做些田裏生活。真真是一舉兩得。你要是真有這個意思。我那裏來頭貨。很多年紀又輕。價錢又賤。吾們好朋友也不要掙你多少錢。你端正。

一百塊洋錢。不出三日。包你一個年輕貌美的黃花閨女。陪著你睡覺。吾們還要鬧新房。吃喜酒。哩說罷。哈哈大笑。那姓卜的向來是個胆小人。一聽姓楊的說得天花亂墜。忽然覺得心癢難熬。忽然心裏又覺得突突的亂跳。停了半响。纔慢慢的說道。你的話好是極好的。就不知可靠得住。靠不住。姓楊的跳起來。拍著胸脯道。你的胆子真真比芝蔴還小。這有什麼靠不住。老實說。吾們一年到頭。至少也買掉數十個。你應該也有兩個耳朵。可曾聽見鬧過什麼亂子來。姓卜的遲遲疑疑說道。既是十分靠得住。就請留心便了。吾昨日糶去十幾石米洋錢。是現成的。姓楊的方纔喜歡道。這樣纔算是爽快人。我們明日在鎮上茶館裏再見罷。說著揚長自去。過了一天。姓楊的果然領了一個女子來。年紀祇有十七八歲。兩道濃濃兒眉。一雙圓圓兒的眼。矮矮兒的身材。胖胖兒的面孔。後面又跟著一個滿臉橫肉起的老太婆。說是那女子的孀娘。那女子哭著臉。沒有開口。姓楊的說道。那女子是無錫人。自幼沒了爹娘。都是這孀娘養大他的。現在因無錫年歲不好。家裏沒有飯吃。祇得領出來買給人家。讓他得個好地方。你要是對意。祇消一百塊洋錢。這種好機會。真是不易尋覓。

的姓卜的看見了這樣一個傾國傾城的年輕女子覺得比自己老婆新鮮得多一口氣就還了八十塊洋錢後來添到九十六塊居然成交了當面寫了一張賣契是嬸娘出的名姓楊的做個中證那九十多塊錢也交與姓楊的同了那老婆子頭也不回歡歡喜喜的姓卜的娘子倒很賢惠當下取出兩件衣服來叫那女子換了那女子終是不發像是有什麼心事的夫妻兩個以爲他是捨不得那嬸娘也不去管他到了明朝向村學堂裏借着一本黃歷揀了一個好日子到鎮上買了一付香燭紙馬另外又買些魚肉蔬菜酒是家中現成的娘子清早就到廚下做了幾樣飯菜邀清幾個鄰居並姓楊的到來團團坐了一桌算是喜酒又算是謝媒客堂裏點著香燭領那女子到家家窻君前都磕了頭夫妻兩個出來受禮那女子同姓卜的也拜了幾拜諸事已畢姓卜的然後出來陪著許多鄰居吃酒內中有一個鄰居說道卜哥真是好福氣阿嫂這樣賢惠同新嫂子好像是親姊妹一般明年春天吾們又要吃紅蛋了大家笑了一回姓卜的心中歡喜一壺一壺的酒添出來正在風捲殘雲歡呼暢飲的時候忽見他娘子失張失智直闖出來大鬧道不好了不

好了。姓卜的吃了一驚。連忙問道什麼事。這樣慌張。那娘子極得話都說不出等了。一會纔說道。吾在竈下弄菜。一會兒就不見了。姓卜的又緊著問道。究竟不見了。說麼呢。娘子也覺得自己慌張的好笑。纔說道。還不快去追尋。那女子逃走了。各人聽了。酒已嚇醒一半。連忙飛奔出門。各自分頭去尋找。毫無蹤影。內中有一個人尋到村外三里多路。看見一堆蘆柴。初時亦不在意。正要走回家來。歇歇再尋。忽聽蘆柴內有些瑟瑟縮縮的聲響。連忙撥開蘆柴。見是一個女子伏在蘆柴當中。拖出來一看。可不就是那逃走的女子麼。一衆鄉下人拖拖曳曳。拖在家中。女子一進門。就向姓卜的夫妻兩個跪了下來。磕了幾個頭。眼淚像水一般的流下來。哀哀的說道。我是有父母丈夫的。總算做個好事。放條生路。讓我回去罷。姓卜的不覺詫異起來。說道。前日領你來的人。不是說你自小沒了爹娘。也沒有許過人家。由嬸娘做主。把你買出來的麼。怎麼如今又有了父母丈夫了。那女子說道。這是他們隨口亂說的。那領我來的人也並不是我的嬸娘。我在家中。因年歲不好。家中人口又多。沒法子出來。想尋人家幫傭。那薦頭人說。上海工錢很大。事情又輕巧。不如去帮他一月半月。

尋些零錢用用。吾一時信以爲真。他門就領吾到上海。住了幾天。後來又趁航船到松江。買給一家人家做小。價錢已經講定了。我想從小已許過人家。家中要是不見了人。爺娘不要吃官司麼。我就對那家說明情節。那家知道不妥。幸虧價還沒有付。就叫原人領我回去。說是不要了。我正在歡歡喜喜。想一道可以放我回家。見見爺娘的面。不料買我的人嫌我多嘴。賣買不得成交。竟把我恨入骨髓。領我到一個鄉僻所在。毒打了一頓。又好幾天不給飯吃。痛得我皮膚好像裂開來。一般肚裏又餓又慌。祇得哀告求饒。那時有個老婆子對我說道。以後領你到別處去。還敢多說多話麼。吾一口應承。再不敢多說。方纔給了一碗白飯。雖然吃得飽。終究比一些沒得吸好得多了。自從此次吃了大苦。心裏祇有牢牢記著。所以前日買到這裏來。他們說長說短。不敢攙一句嘴。現在話既說明。能夠可憐。我放我回去。真是感恩不盡了。姓卜的聽了一番話。要想尋媒人理論。誰知那姓楊的已乘間逃得無影無蹤。一時心中沒得主意。次日走到城裏。尋著一個明白人。告訴了一番情節。那人說道。現在地方檢察廳已經成立。這是掠誘案件。照律須按刑事訴訟律起訴。姓卜的恍然

大悟。請人做了一張附帶私訴的呈子。遞入檢察廳。檢察廳立發拘引狀。將無錫上海各處許多蟻媒。及姓楊姓吳的幾個人。一并拘到。豫審得實。請審判廳按律辦。以無期徒刑罪名。至卜姓財禮。能否如數追到。也無人得知。不過鄉民經此懲辦。知道拐誘的事是做不得的。從此鄉間拐來的婦女。漸覺稀少了。

一元之游上海

顛公

且說上海靡麗豪華。在世界各大埠中。除英國倫敦法國巴黎美國紐約外。居然可以首屈一指。中國各行省最繁盛之處。如前人所說的。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以上海比較起來。竟是小巫見大巫了。那些達官貴紳。富商巨賈。一到了上海。坐馬車。遊花園。看戲吃大菜。興味淋漓。豪氣百倍。那銀錢就如流水一般的淌出去。因為上海是一個銷金窟。這些遊戲歡樂的地方。整千整萬的雪花白銀。送進去。總不覺多。除非有鄧通的家資。陶朱的產業。方好在上海地方。領略些富貴繁華的滋味。若是略差些的。祇要到轉把上海盤費。也就不少。那些坐馬車。遊花園。看戲吃大菜的事情。如何敢有此妄想呢。說雖如此。然恰有一個鄉下老兒。因有些顛頭顛腦。人人喚做老

顛從小住在離上海不遠的一個江灣鎮。家道也還小康。祇是鄉風醇樸。一家勤勤儉儉的過日子。縣城裏也輕易不去。雖是離上海沒有多遠。然因上海是一個最費錢的地方。故祇聽人說上海如何繁華。如何好玩。講得天花亂墜。祇好當唱書先生說故事。一般聽聽罷了。要想自己去游玩。一躺終怕花錢太多。不敢存此非分的想頭。那也是安分守己的好處。旁人也不好笑他。一日正值初夏天氣。風景喧和。頗動人出游的思想。那些富家子弟。趁着火車。也有往杭州的。也有往蘇州的。無非領略些山溫水軟的風光。柳媚花明的景致。至於上海一埠的熱鬧繁華。向來最是有名。那往遊之人。自然更多了。老顛將那些情形。看在眼裏。不覺心有所觸。因想江灣離上海並沒多遠。何不到那裏遊玩一天。借此開開眼界。也不枉人生一世。默默想了半天。主意已定。信步走到車站上。恰好火車剛到。連忙生身邊摸出五個銅元。買了一張車票。那時車已將開。卽忙跳上車子。但覺風馳電驟。快捷非凡。兩邊樹木。如飛一般的過去。正在高瞻遠矚。娛目賞心的時候。那車已漸漸緩將下來。須臾在車站停妥。坐客紛紛下車。老顛也慢慢走出車站。許多東洋車夫。馬車夫。圍將攏來。紛紛。

兜攬生意。嘈雜到不堪言狀。老頭一概不去理他。兩邊看看熱鬧。不知不覺已走到老坡橋。恰有一輛電車剛剛停下。忙一躍上車。以兩個銅元向買票人賣一電軍票。那時車早開行。車上恰好坐客不多。非常適意。一霎時駛至大馬路五龍日昇樓轉角處。隨著衆人下車。走過大馬路。其時正在四五點鐘。車水馬龍。行人如織。天氣恰又非常和暖。不覺微微有些口渴。起來恰好已到二馬路口文明雅集。因就上樓揀個臨窗坐位坐下。堂倌泡上一壺茶來。茶葉色清而腴。香美可口。那時正是茶客上市之際。有些俊俏不過的女子。擠在裏頭。鼻觀裏聞得些粉膩脂香。耳朶裏聽得些鶯聲燕語。覺著心窩中有點癢。柔柔起來。那四壁的書畫輝煊。琴棋瀟灑。尤覺令人心曠神怡。心中暗想。這樣好地方。吸他一碗茶。不知要多少錢。哩。恰巧擡起頭來。看見壁上掛着一塊粉牌。寫著每位茶資五十文。不得多索。老頭當下照數給了五個銅元。茶貲慢慢的走出文明雅集。看看天色將晚。一路由大新街再踱至大馬路。電燈已照耀得如同白日。恰見對面有座高大洋房。中間玻璃上寫著普天香三字。旁邊挂著一面特別衛生英法大菜的招牌。覺得氣概非凡。因想晚餐也是這時候。

了。連忙走入店內。但見電火通明。檯毯雪白。桌上放些外國醬油醋等類。又有兩個碟子。一碟是蛋糕。一碟是香蕉。隨意揀個空座坐將下來。侍者放好刀叉。一霎時端上一盆蜆黃湯。一盆炸豬排。一盆茄辣鷄帶飯。老顛飽餐了一頓。末了還有一杯牛奶咖啡。香甜可口。算賬時共大洋三角。老顛一想這種地方。必須闊氣些。因連小賬付了四角。小洋侍者稱謝而去。出得普天香來。往西不多遠。就是泥城橋。走過橋西。幻仙戲園正在開演影戲。鑼鼓喧天。非常熱鬧。想起從前輿論時事。報燈謎送彩會中。一張幻仙戲園的頭等票。恰好帶在身畔。因即隨衆入坐。看了幾齣影戲。變化離奇。真是見所未見。那時已是七點多鐘。算來戲館已經開鑼。急急付了兩個銅元。小帳走至外邊。恰有一輛黃包車。講明兩個銅元。拉至石路天仙戲園。按目招呼。至正廳坐下。是晚恰直禮拜六。各戲做得十分認真。那小桂芬的空域計小桃紅的紫霞宮。蓋月樵的蚩蜡廟。尤覺精神百倍。那時天仙正大減價。正廳祇買洋一角。老顛照數付訖。并付了兩個銅元的小賬。看到十二點鐘。將近停鑼。就出了戲館。南首有一家棧房。挂著同興旅館的招牌。忽忽入內。賬房過來招呼。領到房內。喜得被褥一切。

都是現成。那棧資須大洋一角一分付了一角小洋三個銅元。時候已經不早。鋪好被褥。就安睡了。一宵易過。次日清晨起來。喚茶房買二文錢開水。洗過了臉。踱出棧來。心想。四如春的點心。最是有名。不可不嘗。嘗滋味。好在不多幾步。就到了四馬路。果然店面闊綽非凡。揀個座頭坐下。堂倌送上一客湯包來。皮薄湯多。滋味著實不錯。吃完後付了三個銅元。再加手巾錢三文。那時天色尙早。街上灑水車垃圾車一輛一輛的慢慢過去。行經多時。不知不覺到了南市。那新舞臺俱樂部等都造得崇宏壯麗。與北市比較起來。另有一番景象。祇是早起市面冷淡。無甚可觀。信步走回十六鋪。見有幾輛馬車停在那裏。馬夫四面的兜主。顧口中鬧着打狗橋十六鋪三十錢。阿要坐老顛。看見一輛車上已經有了三個人。意思將要開行。遂卽跳上車去。馬夫把鞭一揚。那馬低着頭。用力拖了車子。往前飛奔。頃刻已到打狗橋。付了三個銅元。走下車來。時光約有十二點鐘光景。人家正是吃飯的時候。因怕飯館裏地方不甚潔淨。聽得人說起四馬路有家言茂源酒店。有上好的紹酒。不妨吃他一壺。心裏想著。已走近言茂源門口。信步走上樓來。喊堂倌盪壺好紹興。再拿一碟鮮筍一

碟。海。蝨。覺。得。非。常。清。潔。又。喚。堂。倌。到。徽。館。裏。叫。一。碗。火。鷄。麵。吃。完。算。帳。恰。好。小。洋。二。角。又。是。銅。元。四。個。照。帳。付。訖。慢。慢。的。安。步。當。車。沿。路。看。看。風。景。不。消。兩。刻。鐘。功。夫。已。到。車。站。以。七。個。銅。元。買。票。上。車。仍。舊。回。到。家。中。屈。指。一。算。在。上。海。足。足。遊。了。一。日。一。夜。用。去。小。洋。八。角。零。錢。四。百。五。文。恰。巧。合。成。大。洋。一。元。稚。子。荆。妻。圍。攏。來。問。問。上。海。景。致。老。顛。一。面。笑。一。面。說。真。覺。津。津。有。味。後。來。朋。友。們。聽。見。了。彼。此。傳。說。都。道。像。老。顛。這。樣。的。遊。法。真。是。獨。一。無。二。可。惜。這。種。祕。訣。無。人。能。得。其。心。傳。故。上。海。的。繁。華。年。年。如。故。而。一。元。之。遊。上。海。從。此。竟。成。爲。廣。陵。散。了。

楮先生

顛公

區區賤姓是楮。向來是沒有名字的。始祖是什麼官爵。什麼出身。年代久了。實在沒有清楚。相傳祖上有一個叫楮先生的。自從得了漢朝蔡倫的提拔。名譽漸漸好起來。子孫也日見繁衍。有一支在江西的。聲名很大。無論王公卿相。以至屠沽下賤。無不願與楮先生結交。那一般酸溜溜的秀才。尤與吾輩非常親密。到了前清。以科舉取士。凡是殿庭考試。都仗吾輩騙取功名。玉堂金馬。隨便進出。真真體面非凡。那時

又大開指例羨慕富貴的拿出三萬五萬雪花白銀也祇要吾們做一個證據就可耀祖榮宗你想吾們的聲價大不大呢誰知命運不常忽然間科舉廢了捐例停了人情是勢利不過的看見吾們失了勢大家都瞧不起了沒有法子只好仍舊向一般酸秀才做些人情將就渾渾直到去年八月間有許多革命英雄在武昌起義各省轟轟烈烈響應起來將廣兵多聲勢好不利害其中却祇有一件難處是什麼呢原來世界上無論做甚麼事必須有得力的帮手那帮手是何等樣人諸公想來都也知道一个是洋裝身上挂着黃鷹的徽章大家都叫他墨西哥一个是中國人也穿的西式衣服不過徽章是個雙龍他們兩個所到之處人家見了都是眉花眼笑着實歡迎那些講究革命的大英雄大豪傑眼界是高的口氣是大的本領是獨一無二的但是做起事來那種帮手也是萬不可少無奈在那事情吃緊的時候越要他們出來帮忙他們偏裝腔做勢藏得無影無蹤書上說的相需甚殷相遇甚疏想就是這時候的情形了那些大革命家窮思極想實在沒有一個招徠他們的好法子幸虧其時上海地方有一個著名的經濟大家不知如何被他想着了我們即與

小子商量要弄一個移花接木的法子。吾那時一想現在民國如此爲難。偷然犧牲一身真可以有些益處。還有什麼不情願的呢。祇可惜吾們向來與墨西哥等氣味狠不相投。即使勉強出來人家也都不能相信。因此再三的推辭。經不得那經濟大家千說萬說。他道你祇要肯出來。吾自有法子使得人家敬重你。歡喜你。吾那時一想難得有這種機會不可錯過。當下也就應允了。既而又想起來現在各處盼望吾們去帮忙的很多人數少了。是不中用的。幸虧從前學過一個西遊記上孫大聖的分身法。祇要念句咒語。十萬八萬都可頃刻變成。照這樣子做下去。帮手就不怕少了。那個經濟大家看見吾們如此能幹。歡喜得了不得。他又向一個外國的大財主。叫什麼惠風的替吾們介紹了。說是到他那裏去。他肯好好的招待世上的人。眼孔却是小的。看見外國人都看得起吾們。於是大家都尊敬起來。那個經濟學大家又向一個入外國籍的中國人暗暗裏商量了許多妙法。等到事情色色妥當。就叫吾將招來的幾十萬弟兄們分派到各營。當起差來。吾們從前時跟著讀書人做伴。慣的斯斯文文。好不有趣。現在忽然要跟定了。那些雄糾糾氣昂昂的武官終日與他。

厮。渾。他。們。雖。然。狠。喜。歡。我。吾。許。多。弟。兄。們。終。覺。得。有。些。不。自。在。幸。而。他。們。並。不。將。吾。們。看。輕。常。常。領。吾。們。到。妓。院。裏。去。遊。玩。那。先。生。小。姐。老。鴇。娘。姨。見。了。吾。們。沒。有。一。個。不。是。歡。天。喜。地。著。實。的。恭。維。領。去。的。人。覺。得。很。有。光。彩。知。道。吾。們。是。極。有。勢。力。的。每。常。出。門。都。是。攜。手。同。行。非。常。親。密。竟。是。一。刻。少。不。得。的。了。那。時。吾。們。羽。黨。極。多。氣。焰。極。盛。不。要。說。是。茶。坊。酒。館。妓。防。戲。園。處。處。逢。迎。人。人。歡。愛。就。是。那。大。洋。行。大。店。鋪。也。自。出。入。自。由。沒。有。絲。毫。阻。礙。的。事。吾。們。楮。姓。的。家。運。也。算。是。盛。到。極。處。想。起。從。前。同。那。些。咬。文。嚼。字。的。酸。子。終。日。裏。胡。纏。豈。不。是。天。懸。地。隔。吾。又。想。一。樣。是。楮。先。生。的。子。孫。有。些。不。得。時。的。仍。舊。冷。清。清。的。丟。在。一。邊。真。正。可。憐。可。嘆。吾。們。許。多。弟。兄。幸。虧。遇。著。了。革。命。那。些。大。英。雄。大。豪。傑。要。想。借。重。吾。們。想。出。多。少。法。子。著。實。提。拔。起。來。居。然。也。有。此。意。氣。揚。揚。的。一。日。可。知。大。丈。夫。在。世。運。氣。是。少。不。來。的。呢。正。在。得。意。無。窮。的。時。候。忽。然。一。天。聽。見。人。說。起。外。邊。很。有。人。假。冒。吾。們。姓。名。衣。服。面。貌。一。式。一。樣。實。在。難。於。分。別。的。話。又。有。人。說。分。別。真。假。祇。須。細。細。觀。驗。真。的。左。脚。瘦。長。而。眉。毛。爲。八。字。式。假。的。左。脚。肥。而。且。矮。眉。毛。祇。有。六。畫。吾。想。既。有。這。分。別。之。處。也。不。怕。連。累。好。人。因。

此也不在心上。誰知自此以後風聲一日緊似一日。所到的地方初時還不過皺皺。眉頭像是討厭的樣子。到後來竟然眉毛一橫。眼睛一豎。惡狠狠的驅逐出來。究竟爲了什麼。實在莫名其妙。眞眞令人恨。又不是哭。又不是吾們弟兄中有許多。早在洋行裏店鋪裏隨意進出慣的。現在也被嚴詞拒絕。說是假冒眞個。令人有口難分。後來那個經濟學大家聽見了。恐怕有壞名譽。發個很出了一張道告示。說是有藏匿吾們的一概交出。嚴行拘留起來。假冒的當場在面上刺了字。那時社會上都怨聲載道。都說我等當時好意收留。誰知反受了多少的損失。因此一見了吾們。竟是恨恨不絕。那時吾氣極了。楮起楮姓一派。自從漢朝到如今。同那些文人墨士。周旋從不曾受過人家的糟蹋。此次革命起事。吾們也並不是像那些貪圖富貴的。拼命運動。想借此進身。發些大財。實在看見那大豪傑大英雄。弄得一點沒有法子。低心下氣的向吾們商量。一時心軟了。想他們既然是民國的大人物。當不至捉弄吾們。那裏知道人情喜怒無常。不到幾個月。竟弄得人人厭惡。你想世情可怕。不可怕呢。如今活已說明。不要說他們將吾等拘留起來。不許再在社會上交接。就是聽吾所

之吾也要著實向同族的許多人告誡一番從此入山必深入林必密永遠不再爲世人愚弄了。

小菜場買物

漱石

碰天明炮放了。嗚嗚嗚。絲廠上工了。我們大家小菜場買小菜去。一北京人高聲曰：「啫要買窩顛兒（雞蛋）幾個。大錢一個。」一南京人曰：「倭買一支狎子（鴨子）要飛（肥）。」一天津人曰：「哇要買大蔥多兒。錢一斤。」一紹興人曰：「鶴落要買甘菜（乾菜）。」一甯波人曰：「阿拉買鹹齏（鹹菜）。」一徽州人曰：「阿街買居油（豬油）。」一杭州人曰：「我要買豆腐姦兒（豆腐乾）。」一無錫人曰：「鹹倪買點發芽豆。」一廣東人曰：「唔買一根（一斤）油魚。」一常熟人曰：「蘊俚買斤朱肉（豬肉）。」一蘇州人曰：「奴亞買一條唔（魚）格兩日強得勢。」一浦東人曰：「儂搭我秤一斤烘干地力（風乾荸薺）。」正在人聲嘈雜。忽一松江人大呼曰：「巡捕巡捕。唔哪倒用（倒運）銅鈿本賊骨頭銑去拉咧。疽（追）疽。疽。於是巡捕幫同獲賊。菜場上羣目注視。見捕獲賊而去。一外國人曰：「怕立司佛哩。咕得。」

女學生

失名

孫行者一日在南天門閒遊。見黑氣一道。直向南瞻部洲而去。行者一想。此非別物。一定是鐵扇公主。這妖魔。又要到下界去胡鬧了。我此時不追去。等待何時。卽搖身一變。變成一個洋裝少年。落下雲頭。恰到了上海城內城隍廟裏。只見廟中紅男綠女。擁擠異常。那裏尋得出鐵扇公主的影蹤。停了一回。忽然人叢中閃出一個奇怪的女人來。頭頂上梳著一個時新髻。身上穿著軍裝。在九曲橋邊。踱來。踱去。行者悟道。孽畜呀。孽畜。任你變成什麼樣子。總逃不出老孫的法眼。你明明是個女子。不過曾經和我打過幾回。就要學著時髦。改穿軍裝。要想瞞過我麼。卽忙走上前去。把那女子一手拖住。說道。孽畜。往那裏去。那女子見來勢不佳。大嚷道。我是個女學生。現在充當女國民軍。誰敢近我。我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行者一想。弄錯了。只得逃走罷。於是一個小小舢斗。翻到西門城外。行者暗想。現在包探捕盜。往往去妓館裏探聽。我何妨也往嫖界去混混。或者有些眉目。正在胡思亂想。見有一羣妓女。自南而北。行者到了此時。不免走上前去。一想。不對。說幾句什麼話好呢。我們出家人。是沒有。

嫖。過。的。只。得。任。意。搭。訕。道。我。要。到。你。們。家。裏。去。玩。玩。那。一。羣。妓。女。聽。了。此。話。大。怒。道。放。屁。你。當。我。們。是。何。等。人。我。們。乃。是。女。學。生。你。眼。睛。也。沒。有。睜。開。行。者。大。慌。知。道。又。弄。錯。了。只。得。再。逃。仍。舊。顯。了。原。形。暗。暗。逃。遁。胸。中。暗。想。怎。麼。又。是。女。學。生。他。們。的。服。裝。怎。麼。和。妓。女。全。是。一。樣。的。呢。不。解。不。解。走。了。一。回。見。一。個。尼。姑。站。在。庵。堂。門。口。那。庵。堂。裝。飾。甚。雅。這。尼。姑。頭。上。短。髮。披。至。耳。際。身。穿。女。衣。下。面。着。了。裙。子。行。者。知。道。這。是。江。浙。一。帶。的。特。別。尼。姑。不。好。親。近。的。天。色。漸。晚。行。者。尚。無。宿。處。細。想。想。那。尼。姑。雖。屬。淫。邪。之。徒。我。却。正。大。光。明。不。妨。向。他。庵。裏。借。宿。一。宵。同。是。出。家。人。他。也。未。必。不。發。一。點。慈。悲。心。的。想。定。走。上。前。去。合。掌。道。師。太。請。你。大。發。慈。悲。留。貧。僧。住。一。夜。罷。尼。姑。罵。道。瘋。和。尙。我。是。女。學。生。你。辨。不。清。楚。麼。行。者。訝。道。原。來。女。學。生。的。變。相。比。我。還。多。撞。來。撞。去。都。是。女。學。生。我。見。女。學。生。尚。弄。不。清。楚。怎。能。覓。得。着。鐵。扇。公。主。還。是。歸。去。罷。

豬八戒

豬八戒有一天忽然想起下界自從天主教耶穌教等輸入以來。相信佛教的人。一

天少一天如此弄下去。我們佛教信徒將來一定要滅亡的。老猪不免也學着外國教士傳教的樣子。到下界去傳傳教罷。但是往那裏去呢。一想還是到我高老莊去走走。打定主意。卽跳下雲頭。落至高老莊上。細細一打聽。那猪子猪孫因爲猪字不雅。早已通通改姓了。朱咧。所以這一帶地名也改叫做朱家莊了。八戒走到莊前。莊後一看。說道。還好。還好。我老猪離開了家鄉幾千年。他們還不忘其本。一條豚尾尙垂於腦後。然而我此次下來。本是傳道。須勸得我猪氏後裔。個個削髮爲僧。皈依我佛。如來纔算得達我目的。於是造了一所大廟。仿着教堂樣子。天天在各處勸化。八戒也不敢把高深的禪理來講解。先把幾句口頭禪來勸化。他們割斷三千根煩惱絲。就算是第一步。着手的妙法。不意勸了幾年。毫無影響。有一天忽見報上登着一條告白道。〔某日在張園開剪辮大會〕。八戒狂喜道。好了。好了。老猪費了二三年的苦心。今日遂收這效果。我一定也到會場上去。大大的獎勵他們一番。到了那一天。八戒急急趕到張園。見會場中熱鬧得很。全屬猪子猪孫。入座後。卽人聲大亂。有少數人已將豚尾剪下。尙有多數人竭力反對。於是分出贊成黨。反對黨。兩黨來反對。

黨登臺演說道。這是我們保存國粹。八戒。一想此人甚頑固。然而還有些良心。尙掛念着我猪氏先祖。咧贊成黨代表登台辯駁道。我姓朱。乃明太祖的子孫。豈背甘從滿奴垂這豚尾。八戒心中不悅。以爲此人明明是子孫。不過改姓了。朱便認起明太祖的滴祖宗來了。可惡之至。不免等我登台宣佈勸人削髮的宗旨。八戒登上演說台。卽大聲道。你們不認得我麼。我是你們的老祖宗。你們是我的子孫。衆人聽了大怒道。那裏來的瘋和尚。一擁上前。把八戒亂打了一頓。其中有幾個人就勸道。你快去罷。否則要當你漢奸。送到審判廳去嚴辦。咧八戒便叫了幾聲救命。王菩薩作化一道黑光而去。

夢中招堵

墨顛

某由向某乙借洋二百元。倩某丙作中證。署有券契。約還償還。至期屢索無着。至除夕。乙丙二人又索如故。某甲迄無以應。乃隨口敷衍曰。某日下午天下雨乎。某乙曰。然。某甲曰。下雨之時。余至某富戶大門間避雨。大門間固有闌凳也。甫坐定。卽有俊僕二人。啓宅門出。手持赤柬。謂請余速進。老太太待久矣。予茫茫然不解。驚喜過半。

正躊躇間。又有一僕來催促萬分。予此時覺自慚形穢。手足無所措。然欲不進而不得也。乃隨僕入。甫及宅門。第見金碧輝煌。燦爛奪目。穢井洋皆以瑪瑙石砌成。甬道堂上一切器具。悉係紫檀雕嵌。所懸燈彩。有泰西者。有東洋者。有本國者。鏤金錯采。光怪陸離。未幾即報老太太出矣。予審視之。老太太年約五十外。服一品衣。正中端坐。兩旁侍婢若玉屏風。然約有三十餘人。即有一婢傳予見禮。予即行參見禮。叩首畢。老太太即開口曰。請姑爺沐浴更衣。與小女行結婚禮。予斯時心醉神迷。此身不由自主矣。言至此。某丙即在旁曰。信如子言。子爲富家翁壻矣。予正賦閒。異日當爲余覓一位置。可乎。某乙亦曰。聞某富翁有典鋪幾處。倘異日得蒙閣下薦一帳。缺銘感萬分。區區之款。請勿懸念。某甲即乘間言曰。予既有此機會。尊款即當奉。趙某乙謙遜謝曰。區區二百元。聊作賀金。不必客氣。即將券契焚毀。於是某甲又曰。予奉老太太之命。即隨一僕至浴堂。用二千換之人參煎湯洗浴。浴畢。然後至書房更衣。吉衣一套。花團錦簇。紅頂花翎。朝珠補服。靴聲橐橐。然遂做新郎矣。第聞廳堂上簫鼓嘈雜。軍樂洋洋。贊禮官唱禮。與新人行交拜禮。一切禮節。應有盡有。遂有笙歌一班。

銀燭數行。侍婢二人。簇擁新人。新郎登樓。樓梯之廣闊。可以五馬並行。盡以五色繡花絨單毯鋪就。新房之陳設。正是目所未見。除銀燭外。不用燈彩。正中懸一巨珠。入夜自放光明。異彩四射。儼同白晝。登樓後。照例食花燭夜飯。說不盡山珍海錯。異樣嘉餚。內有兩種菜。是二位一定未盡嘗過的。某乙與某丙曰。倒要請教。某甲曰。有種湯名曰百腦湯。用百靈之腦燒成。一湯有種炒名曰炒繡舌（按繡眼卽金絲鳥）取繡眼之舌燒成一炒。你想可貴不可貴呢。食畢盥漱。器具悉用金銀製就。然後兩人徐徐卸去大衣。但見新人所穿之裏衣。係粉紅百蝶繡花緞袄。蝴蝶俱能飛舞。與活的一樣。新人卽偕予登床。講到此床。用獨塊象牙製成。雕琢全部西廂記。某乙曰。牀上之褥。一定是野鴨絨的了。某甲曰。此野鴨絨勝萬倍哩。用將出閣之女人開面時之毫毛翻成。此褥。這是世界上有一無二的。予與新人正在得意之時。忽聽得霹靂一聲。某乙曰。大約是牀壞了。某甲曰。不然是蠱燈架子倒了。（蓋身臥闌凳而頭枕蠱燈架子也）某乙曰。牀上安得有蠱燈架子。閣下莫非是做夢。某甲曰。豈敢。予有。此種際會。予亦不至如此矣。某乙卽欲索還銀洋。而深悔券契已毀。遂與某丙懊恨。

而返。

議員禁娼

笑公

夜漏沉沉。頽然就睡。夢至一議會。投刺入。多數人據議席。正會議地方興革軍。議長正襟坐。宣布某議員提出禁娼案。書記員朗讀畢。提議者申明原案之趣旨。以娼之禍人。傾家蕩產。甚於水火盜賊。而授其蠱惑者。且甘心焉。非嚴定取締方法。禍無已時。四座聆其說。未敢辨難。咸起立贊成。余素有狹邪名。聞之愧甚。亟趣出徘徊門外。藉觀歷屆揭示之法令。以自排遣。移時散會。某議員搖曳廳側。携雪茄烟一枚。命僕取火吸之。行時有男女五六人。形類龜鵠。望某至。羣呼爲白老爺。圍擁齟齬。若索債然。始而言語消責。繼乃伸手捉臂。以武力從事。某持樹枝還擊。誤觸目鏡。墮地。蹴碎。某忿赴司法廳。清拘相毆者。立時責處。而男女亦尾其後。大罵醜。醜。不止。歷數欠局帳錢若干。酒席錢若干。某怫然置若罔聞。司法官呼男女語之曰。某老爺。係議員爾等。無禮若此。應照奴僕毆主人律。坐徒刑。其速向叩頭服罪。免貽後悔。男女伏地痛哭。謂舊歷將終。某款部署年事。如大人說。雖死不瞑。言未已。忽聞喝打聲。竹

鐵。鐵。索。陳。列。塔。下。余。心。悸。猛。被。驚。醒。回。憶。夢。中。狀。况。若。隱。若。現。若。有。若。無。心。不。忍。釋。爰。記。之。以。諭。夢。中。人。

牛女下凡

木 鷄

却說牛郎和織女。今年仍照舊歷七夕。在鵲橋相會。織女一看牛郎。不知何故。面黃肌瘦。牛也不牽。在後面。織女忙問何事。牛郎道。近年來下界。衛生學進步。飲食都仿西式。搾了牛乳。當茶喝。燒了牛尾湯。牛排等物。當做食品。我的牛已經被他們鬧到不堪。不料前年光復後。那些革命界中。偉人個個有吹牛的本領。我小小一隻牛。那裏經得起他們許多人。你也吹我也吹。索性連牛都不知吹到那裏去了。牛既沒有叫我靠什麼生活。所以我一日三餐。已有些不全。纔弄成這個樣子。織女聽了。方始明白。卽道。你看我穿得滿身綢緞。一定以爲我的織物銷路甚大。那知現在的人。男的改了洋裝。用不着什麼綢緞。女的本來喜穿洋貨。女學生尤甚。故我的織品一無銷場。所以我只得自己穿了。牛郎忽然喜道。從前上帝因爲我們愛情頗篤。徒知肉慾。不務正業。所以命我等分居。每年止准七夕一會。目下二人俱無正業。不妨重

叙家庭之樂。此間信息靈通。不可久留。還是到下界去租了小房子。過生活罷。織女道好。雖好。我們是正式夫妻。何必租小房子呢。現在下界崇尚虛榮。我們雖窮也宜裝些闊綽。做一個最時髦的人。牛郎道。那麼只有我做熱心志士。你做女學生。織女忙問何故。牛郎道。如此二人。仍可不失本業。我看牛的專門。吹牛大吹起來。誰能及我。你織機的。在洋貨店裏走走。什麼花樣時色。一月瞭然。女學生裏頭。要稱你老資格。咧。二人談定。立卽逃下凡界。牛郎寄居某會事務所。織女入某女學校肄業。故近來少年吹牛之術。益工。而女學生衣着益更講究云。

施公廟

師 尚

施公廟踞北高峯之頂。神不知所自出。或曰施姓全名鄂王部下。罵秦檜之小校也。或以爲卽小說所演之施不全。荒唐無稽。要皆臆說。神雖土木偶。然金冠繡袍。馬鞞錦帶。赫如也。廟中道士黠甚。於神之頭目四肢。咸說機括。若演劇之傀儡。然牽動機括。則坐立進退。屈伸動止。靡不如意。迷信者要爲活像。虔事之神。乃漸作威福。督藉靈爽。靈爽既著。香火日盛。遠方禱祀者踵相接。有坐火車。循鐵道至者。有乘輪船。遵

航路而來者有郵寄香燭紙馬以致虔心者有電述祝文禱詞以伸誠敬者水陸畢集交通便利神竊沾沾自喜先是廟之左方有總管廟等級尤尊規模宏敞兩廡列男女塑像炫赫過施廟倍蓰道士豔之謂女像靈男像乃移其一以與施神偶而稱之曰孃孃自是崇拜者益衆故施廟之興旺得孃孃之力爲多光復以後迷信漸破總管廟日就衰落兵士屯駐闢其基爲操場鎗砲之聲聒耳廓廡各像久已昇棄近則并正殿上極莊嚴之士偶亦不知其何往雖然施廟之盱饗靈應不因之少減也一日道士晨起神像忽亦失去道士大驚愕佈施祈禱冀得福利者竊竊然互相猜測有謂偷兒負以質錢者有謂妖物憑以作怪者至末一人則謂神能行動故示靈響見總管踽踽獨行時舍身而與之伴耳是說一出衆口附和幾成鐵案矣豈知神非眞有心肝者實則里中少年與道士惡作劇伺間入廟開動機括推神以入於陷阱晚間神示夢於道士曰汝曹毋造言生事吾嘗歷南北遊歐美閱世深矣陷阱且非所懼豈肯隨總管以逃者耶道士方俯伏謝罪忽見劉猛將軍怒目伺其側神悚然退道士亦驚寤自是施廟之靈爽遂絕

吾有三大願

語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吾有三大願。未知天肯從我否。第一願。天雨金。而使吾政府不借債。不然。則我願政府學點金。第二願。天雨粟。而使各處貧民得食。不然。則我願貧民學辟穀。第三願。天賜飛行艇。而使失業之間。民常住。其中免致風塵淪落。不然。則我願失業人學拔宅飛昇。

男女平權

男子不纏足。女子亦開天足。會此謂之身體平權。男子入法政學。女子亦入法政學。此謂之學術平權。男子出東西洋。女子亦出東西洋。此謂之行動平權。男子著作演說。女子亦著作演說。此謂之言論平權。男子從戎。女子亦從戎。此謂之戰陣平權。男子剪辮。女子亦剪髻。此謂之髮膚平權。男子上酒館。女子亦上酒館。此謂之飲食平權。男子遊花園。上戲館。女子亦遊花園。上戲館。此謂之遊覽平權。參預政事者。權操。男子也。而女子亦將要求參政。此謂之政治平權。施衿結褵者。女子出嫁也。而男子亦有出爲贅壻者。此謂之婚姻平權。噫。十事平權。乃足稱。

敵體固也。但地陷東南。天傾西北。個中有說不出之不平者。不在權而在勢。不知男子以有勢爲勢。女子能以無勢爲勢。否耶。或曰。君不見歷朝之閹宦弄權乎。婦寺一也。但以權論。何必論勢。

九流人物之翻新

昔魏晉以九品用人。蓋區別人物品流。而第其高下。以爲入仕之途也。今新仕途之人物。亦可分爲九。試約舉如左。留學日本一二年。涉獵法政三數語。小有才足以辦事。大無畏。可以欺人。此爲第一流人物。頭顱尖。善於鑽營。手腕快。工於攀援。有路數。不肯放寬。有美缺。定然握緊。此爲第二流人物。曾歷新舊兩途。略知中西大槪。言學術。則皮毛。撫拾言政治。則形式。稍諳。此爲第三流人物。一團和氣。面面俱圓。隨處張羅。時無失。此爲第四流人物。雖無學識。而厚利足以動人。雖乏才能。而錢神爲之用。事此爲第五流人物。或溯葭葦之誼。當途有靠山之依。或聯棣萼之情。拔茅徵連茹之慶。此爲第六流人物。或盟深車笠。遂慶此日之彈冠。或報等瓊瑤以酬當年之一飯。此爲第七流人物。一言相合。竟荷當道之垂青。一事偶成。

遂以專長而錄用此爲第八流人物。循資按格向末秩浮沉隨事因人得冗員位。置此爲第九流人物。

組織滑稽內閣

共和國家以內閣爲最重要。非有第一流人才。殊不足以饜衆望。吾國近年以來。組織內閣之說。時喧騰於報紙。然而總理則曾潛逃。總長亦曾屢易。事變迭起。終無確定穩固之方。豈人才之消乏歟。抑辦事者之不易歟。長此紛紜。究非民國之福。於是滑稽家有旁求各種人才。組織滑稽內閣者。彙錄之。亦東方譎諫之意也。

水滸內閣

內閣總理。小旋。風柴進。

陸軍總長。大刀。關勝。

海軍總長。浪裏。白條。張順。

內務總長。母大蟲。顧大嫂。

農林總長。菜園子。張青。

外交總長。黑旋。風李達。

教育總長。入雲。龍公孫勝。

司法總長。鐵面孔。目裴宣。

交通總長。神行。太保。戴宗。

工商總長。旱地。忽律。朱貴。

財·政·總·長·撲·天·鵬·李·應·

紅樓夢內閣

內·閣·總·理·薛·寶·釵·

陸·軍·總·長·尤·三·姐·

海·軍·總·長·金·釧·兒·

內·務·總·長·平·兒·

農·林·總·長·李·紈·

財·政·總·長·王·熙·鳳·

古人內閣

內·閣·總·理·姬·旦·

陸·軍·總·長·班·超·次·岳·飛·

海·軍·總·長·楊·僕·次·王·濬·

內·務·總·長·管·仲·次·蕭·何·

外·交·總·長·薛·寶·琴·

教·育·總·長·林·黛·玉·

司·法·總·長·賈·探·春·

交·通·總·長·劉·老·老·

工·商·總·長·夏·金·桂·

外·交·總·長·公·孫·僑·次·晏·嬰·

教·育·總·長·孔·邱·次·朱·熹·

司·法·總·長·皋·陶·次·公·孫·鞅·

交·通·總·長·張·騫·次·劉·晏·

農林總長李。克。次。許。行。
財政總長范。蠡。次。計。然。

梨園內閣

內閣總理劉。鴻。昇。
陸軍總長俞。振。庭。次。李。吉。瑞。
海軍總長賈。璧。雲。次。朱。幼。芬。
內務總長張。毓。庭。次。德。琚。如。
農林總長李。鑫。甫。次。貴。俊。卿。
財政總長王。鳳。卿。次。暫。缺。

玉帝內閣

內閣總理太。上。老。君。
陸軍總長關。帝。次。岳。王。
海軍總長海。龍。王。次。海。若。

工商總長端。木。賜。次。公。翰。班。
參謀總長張。良。次。諸。葛。亮。

外交總長孫。菊。仙。次。孟。蒲。齋。
教育總長賈。洪。林。次。朱。素。雲。
司法總長金。秀。山。次。郎。德。山。
交通總長梅。榮。齋。次。吳。彩。霞。
工商總長姚。佩。秋。次。王。蕙。芳。
參謀總長楊。小。樓。次。許。德。義。

外交總長唐。僧。次。孫。行。者。
教育總長文。昌。次。魁。星。
司法總長閻。羅。王。次。雷。祖。

內務總長城隍次東嶽
財政總長財神次招財

閻王內閣

內閣總理張之洞
陸軍總長吳祿貞
海軍總長丁汝昌
內務總長趙舒翹
工商總長暫缺
財政總長暫不發表

交通總長水神次橋神
實業總長土地次魯班

外交總長薛福成
教育總長張百熙
司法總長沈家本
交通總長端方
農林總長宋教仁

新坼字術

曩歲武昌起義。各省響應。清廷知大勢已去。商議讓位之事。民間問此風聲。議論紛起。有人至某坼字攤請坼一字。以覘滿清之運。坼字者問以所坼何字。其人以清字對。坼字者曰。不祥不祥。其人駭然曰。民國不祥乎。抑滿清不祥乎。坼字者曰。子既言。

占滿清之運數。則所謂不祥者。必指滿清無疑。其人有喜色。急問其故。坼字者。書清字於石板。先成邊旁。曰。之形。同。三。今非宣統三年乎。其右旁爲青。青字分坼之。卽成十二月三字。合而言之。卽滿清氣數。當於宣統三年十二月告終。子如不信。請試待之。旁觀者以其言確鑿有證。亦頗以爲然。至是年冬。宣統帝果讓位。民國成立。談者咸謂其坼字之巧而靈。較之崇禎帝所坼西友有各字。其靈異殊不相上下也。有稱字隱者。設坼字攤於上海某處。所坼之字。甚著靈驗。一日有西裝少年。隨揭一字與之。字隱啓視。則一能字。卽問少年何用。少年曰。今中國將另組內閣。傳說紛紛。迄未解決。不知總理一席。究將屬之何人。字隱援筆立判曰。能字左旁土首。係一。字。通作私。內閣之未能速成。蓋私之一字誤之也。又右面爲兩七字。七卽七首之。謂古之刺客。專諸。荊軻。輩皆利用七首。以資暗殺。今中國暗殺之風日盛。一日故組織內閣。坐是益形困難。此亦遲滯之一大原因也。至總理屬之何人。則能字下加火字。爲熊字。候補總理中。如有熊姓其人。必能得手。但能熱心政界。使沸度達於極點。火功一足。何患不得哉。少年點首者。再與之銅元。欣然而去。

矣。課子善坼字。某志士往叩之。拈得民字。問奚卜。志士曰。吾卜天下何日太平也。爰課子書民字於板。蹙額曰。我國楷法。君字左側。有忝默端坐之形。民字右行。有舒展獨立之象。近人加口於民字之外。杜撰國字。民如入囹圄中。不自由極矣。况民旁加目爲眠。鼾睡未醒。豈能振作。民下加日爲昏。懵懂度日。豈能奮發。但求勿逐。大洋流水。泯滅足矣。尙望太平乎。志士曰。玉旁爲珉。溫其如玉。山旁爲岷。巍然若山。舍其美而著其惡。汝母乃意存偏見乎。爰課子太息曰。聆君言論。饒有文心。惜遇新中國。毀棄國粹之時。亦終身蹈於憂愍而已。志士無以難默然而退。

有一拈一黃字。請圓稜先生坼之。叩以問何事。曰。問時事。圓稜先生曰。上下合之。明明是個共字。恰巧現在共和之局已成。惟中間係一由字。由者自由也。共和國人民原重自由。然信教自由。結會自由。居處自由。言論自由。自由在法律之中。本爲共和國民所應享之權利。若不講法律。人人但思自由。將來必演出殺人自由。放火自由。搶劫財帛自由。共和其名而不共和其實。吾恐黃帝之子孫不知將現若何之慘象。是則共和由黃而造成。或卽由黃而破敗也。問者以其語咄咄逼人。知必有所指。咸

咋舌而退。

某處有一坼字攤。甚爲靈驗。故問吉凶者皆趨之。一日有一雄壯少年。過體格魁偉。貌頗凶悍。隨手拈一字。請坼字先生坼之。展閱乃一到字。坼字先生曰。君問前事。少年曰。吾欲做一祕密事。未知吉凶何如。坼字先生曰。君將有災也。前程不利。恐遭殺身禍。吾爲君危。少年驚問。故坼字先生曰。到去。可添頁爲頸。頸身。首相逢之區。可卽同刀頸旁加刀。豈非殺身之禍乎。君其慎事。切勿鹵莽。少年不信。復取一卷展開。爲盲字。坼字先生動容顧少年曰。君禍近矣。盲去目爲亡。亡乃死亡意。盲去亡爲目。卽近在目前也。死近在目前。可險可險。少年色變。授以銅元數枚。忽忽去。旁有知之者曰。此少年爲人指使。將行暗殺事。聞先生言當知所變計。或不致蹈不測之險矣。

鄉下人勿識

鄉下人勿識鬚鬍

鄉下人勿識土地堂

鄉下人勿識瓦松

花頭

上他當

屋草(音諧惡吵)

鄉。下。人。勿。識。鼻。涕。
鄉。下。人。勿。識。夜。壺。
鄉。下。人。勿。識。燻。田。鷄。
鄉。下。人。勿。識。串。字。
鄉。下。人。勿。識。駝。子。
鄉。下。人。勿。識。繡。鳥。
鄉。下。人。勿。識。白。礬。
鄉。下。人。勿。識。魁。星。
鄉。下。人。勿。識。屁。股。
鄉。下。人。勿。識。卡。字。
鄉。下。人。勿。識。枕。頭。
鄉。下。人。勿。識。開。路。神。
鄉。下。人。勿。識。彌。陀。佛。

長。痰。(音諧長談)

一。肚。皮。尿。(音諧一肚皮書)

炙。殺。小。人。(音諧折殺小人)

中。中。

長。背。(音諧長輩)

小。鳥。(音諧小刁)

明。糖。(音諧名堂)

斗。鬼。(音諧抖鬼)

大。肺。(音諧大費)

弗。上。弗。下。

草。包。

空。心。大。老。官。

快。活。人。

鄉。下。人。勿。識。麻。子。

吳諺隱語

壽。星。唱。曲。子。

尼。姑。庵。裏。浪。尿。布。

山。西。人。撒。屁。

外。甥。點。燈。籠。

歪。嘴。吹。喇。叭。

雲。端。裏。四。金。剛。

老。道。士。撒。屁。

弔。殺。鬼。拍。粉。

關。老。買。豆。腐。

背。心。浪。挂。胡。琴。

烏。龜。擡。轎。子。

花。臉。

老。調。

陰。乾。

客。氣。

照。舅。(音諧照舊)

一。團。邪。氣。

懸。空。八。隻。脚。

句。句。真。言。

死。要。面。孔。

人。硬。貨。弗。硬。

挨。弗。着。

硬。碰。硬。

屁股裏吃人參。

內骨頭敲鼓。

額角浪頂扁擔。

瞎子唱大花面。

駝子跌斛斗。

脚餛飩頭浪出烟。

筆管裏煨鰍。

夜壺裏豎棋杆。

阿鬍子烘圓爐火。

鼻頭浪挂鹹魚。

三個銅錢白糖。

七個銅錢火腿。

小銅錢還爐。

後補。

葷。孽。孽。

頭挑。

眼弗見爲淨。

兩頭勿着實。

膝氣(音諧洩氣)。

竹熱(音諧作孽)。

尿威(音諧施威)。

逼鬚(音諧必須)。

嗅。窻(音諧休想)。

醮弗得一醮(音諧贊弗得一贊)。

無批。

改鑄(音諧改志)。

半。夜。裏。呼。貓。

黃。連。樹。下。操。琴。

荳。芽。菜。碰。着。屋。簷。

湯。罐。裏。爇。鴨。

獺。獠。當。當。頭。

頂。仔。石。臼。做。戲。

老。太。婆。做。襪。底。

皇。帝。爛。膀。

張。天。師。被。鬼。迷。

婆。媳。婦。無。夫。

和。尙。當。當。頭。

叫。化。子。吃。死。蟹。

啞。子。吃。黃。連。

迷。迷。

苦。中。尋。樂。

老。嫩。

獨。出。一。隻。嘴。

猴。極。(音諧喉極)

吃。力。弗。討。好。

千。針。萬。針。(音諧千真萬真)

御。脚。弗。好。(音諧愈加弗好)

有。法。無。處。使。

無。公。夫。(音諧無功夫)

極。僧。(音諧極生)

隻。隻。好。

無。說。處。的。苦。

孔夫子撮搭襖。

兩頭書（音諸兩頭輸）。

滑稽新廣告

某冬烘先生。訓蒙度日。學童數十人。教授之餘。親自執炊。勞苦殊甚。一日忽異想天開。大書廣告於門前曰。

本塾訓蒙多年。頗著成效。但茅舍現少師母一位。如有願補斯缺。程度相當者。來塾面議。中年最佳。老婦亦可。惟籍隸鳳陽者不收。特此廣告。

廣告一出。喧傳鄰村。有久無問津之老孀。雌聞之。欣然登門。好事遂諧。此亦自由結婚之美談云。

上海店鋪。往往印成五彩傳單。到處亂發。希冀聳動買客。然觀其字句。多錯謬可笑。有人戲仿其意。代擬一廣告云。

本要新近開張。百有餘年。車運上等。次貨在門。市躉售定價。劃一不二。格外減折。此種上等。次貨。近日湧到無多。購者幸祈從速。本要四遠馳名。恐未周知。特發此傳單之特別廣告。請諸尊注意。

近來戲館及各會場。必有一班盲從之人。狂拍其掌。喧聲若雷。其實問其所以贊美之故。彼亦茫然不知。但一犬吠影。百犬吠聲。互相附和而已。滑稽者擬製一種拍板。出售於人。以代拍掌之用。并爲擬一廣告云。

本號特發明一種拍板。專爲觀劇及聽演說。而設。蓋深鑒於不善拍掌者。往往拍不響亮。殊爲着急。因製此拍板。可攜帶各處。隨意敲拍。其聲浪較善拍掌者。必響脆數倍。本號售價極廉。以便將來人人皆用。拍板可無須用。掌拍而免得手心痛疼也。如蒙賜顧。請移玉手。心路界坊里。認明烏有商標。庶不致誤。特此廣告。

世之談美人者。必以眉目流動。身材窈窕。姿態秀媚者爲上品。然能具此完全資質者。千百中未易一遇。有人戲撰電鑲美人具廣告云。

啓者。近世中外雖有精造美人之衣服首飾鞋帽等。以助豔增嬌。而於無鹽嫖母之真相。從未得一法使掩其媼。而改以妍致一班風騷醜婦。往往爲男子所拒。却殊屬天壤之缺陷。本公司有鑒於此。費盡心機。研究得一種電鑲美人具。裝鑲其上。頓若天仙。毫不露迹。且價盈物美。誠爲希世之奇寶。茲將各物表列如左。願惠

顧諸女士。留意考察焉。秋波眼。懸樑鼻。鵝蛋臉。柳枝腰。櫻桃口。雪藕臂。鷄頭乳。琵琶腿。漆髮。朱唇。鶴頭。柳眉。筍指。媚骨。附送。騷腔質一瓶。以上種種。不過略具大概。尙有神妙之品。不及備載。須得目睹。實驗。方能知其奧妙也。本公司開設在滑稽路第半號門牌。特此廣告。

香烟雖爲有損無益之物。然目今市上所售。其害尙不劇烈。有人擬創設公司。專售害人牌香烟。其廣告云。

本公司開設以來。未及一日。購烟者已達千萬人。茲特再廣告海內外之士。以廣招徠。今者香烟種數不下二十餘。然名目雖多。而有害於人者。頗少。且其爲害。亦不過及於人之腦經。或肺部而已。是以吃之者。皆以爲得害甚少。頗不滿意。本公司有鑒於此。遂不惜工本。自往外洋。採取最毒之烟草。數十種。用化學法精煉。數次再用機器製成烟捲。色黃味帶苦。其毒爲全球無二。少吸之。卽能傷人腹中各緊要機關。而減短其壽命。如能常吸。則不逾一月。包能漸變爲不飲不食。可却一日三餐之費用。世人得此功效。後卽可永臥於最安逸之木具內。故凡身體健康。

無病者不可不吸。本公司之烟。倘蒙惠顧。請認明害人牌。庶不致誤。
雲南民報登一廣告。題曰。議長遺失閱之大有趣味。其廣告云。

祿勸縣議事會正議長王化南君。忽於陽歷五月五號。陡然遺失。到處尋覓。查無下落。影響所及。大形恐慌。該縣議會一日不可無主席之人。敝屬近在鄰封。義宜代爲探訪。惟是一人之耳目。有限。中外之偵探。精詳。用特登報廣告。倘有各界君子。留心物色人才者。知其蹤跡。來報信者。酬洋五仙。跟送到會者。酬資加倍。特此廣告。武定州議事會議長特啓。

光復後。普通人民。早自將髮辮剪去。然亦有愛護不願剪。而爲人強迫剪斷者。其吝惜之情狀。亦殊可笑。有人戲擬尋辮廣告云。

今日下午十三時。在公共租界枕骨路髮根路轉角。卽腦壳橋塊頭。顧里。剪刀。術理。髮處。左近。走失。辮子。一條。年二百六十餘歲。姓髮名豚尾。口操北音。身穿。煩惱。絲長衫。足穿。辮線鞋。身子。瘦小。如有仁人君子。知其下落。或留養者。卽於是日。送至旗人里。滿清處。當酬鷹洋二百六十餘元。並不儲洋。以待。如有藏匿。嗣後查獲。

者重究不貨。幸勿自誤。滑頭廣告。

上海專有人牽合癡男怨女。爲自由之歡會。諺謂之拉皮條。然皆鬼鬼崇崇。不敢公然爲之。茲聞有人擬發起媒妁公司。呈請立案。冀得專利。其廣告云。

敝公司向設外洋各埠。專與青年男女說合務使一班怨女曠夫各有所屬。今因中華民國向未享過此種權利。特設分公司於上海。且延月下老人爲買辦。於說親回話等事。頗有經驗。如紳商學軍各界青年欲嘗戀愛滋味者。本公司當特別廉價以廣招徠。但本公司注重神聖之戀愛。設或男子納妾與女子再醮等事。恕不接辦。請各界諒之。洋總理刺皮掉啓。

劇名分字錄

關字。草橋關。文昭關。武昭關。牧虎關。獨木關。雍涼關。界牌關。葭萌關。白良關。天水關。虹霓關。樊江關。余塘關。趕三關。過五關。南陽關。高平關。查頭關。鳳鳴關。延安關。泗水關。戰蒲關。遊界關。羅成叫關。

山字。定軍山。青石山。鐵籠山。百草山。飛虎山。四盤山。五台山。牛頭山。五界山。翠屏山。

山。雙鎖山。探陰山。焚棉山。董家山。鳳凰山。少華山。丁甲山。乾元山。馬鞍山。滑油山。紅
桃山。大香山。兩狼山。初出祁山。三打劍峯山。臨潼山。走雪山。二龍山。白蟒山。滾鼓山。
水漫金山。普球山。大興梁山。

傳字。義妖傳。南樓傳。白蛇傳。烈女傳。戲迷傳。

圖字。八義圖。日月圖。慶陽圖。雙獅圖。忠孝圖。百壽圖。汴梁圖。

樓字。天波樓。潯陽樓。豔陽樓。翠鳳樓。雅觀樓。白門樓。富春樓。百涼樓。望兒樓。獅子

樓。鴛鴦樓。黃鶴樓。趙家樓。進鳳樓。

計字。三疑計。燒骨計。苦肉計。烏盆計。空城計。絨花計。浣紗計。白綾計。雙釘計。藥茶
計。

急口令

繆蓮仙塗說哉有急口令數則。閱之殊堪發笑。茲記最新者三則如下。(一)爭攬東
洋車。急口令。漚地東洋車之多。以數千計。雖捕房須有禁令。不准沿街攬客。而若
輩仍每橫截路隅。遇有一客喚車。各車如蜂屯蟻聚而至。令客幾無所適從。甚至有

爭攬之餘釀成鬥毆者此風最爲可厭滑稽者仿車夫口氣戲擬急口令云老班阿
要坐東洋車老班要坐我東洋車我就拉起東洋車嚙喙喙搶出別部東洋車老班
嫠坐我東洋車我就拉起東洋車豁喇喇攔住別部東洋車老班還是坐我東洋車
嫠坐別人東洋車老班若坐別人東洋車嫠來坐我東洋車我是嚙喙喙豁喇喇格
東洋車俚是慢騰騰死頓頓格東洋車我就拿嚙喙喙豁喇喇格東洋車黨牢住慢
騰騰死頓頓格東洋車看俚慢死騰騰頓頓格東洋車阿搶得過我嚙喙喙豁喇喇
格東洋車老班還是坐我嚙喙喙豁喇喇格東洋車嫠坐俚慢騰騰死頓頓格東洋
車老班若然嫠坐嚙喙喙豁喇喇格東洋車又嫠坐慢騰騰死頓頓格東洋車阿是
要坐部軟糟糟輕飄飄格紙糊東洋車(二)車夫乞丐急口令 上海四馬路夜半

以前捕房禁令甚嚴凡車夫乞丐人等概不託沿途擾客惟夜半後則巡捕略稀若
輩每有向人糾纏令人厭惡之事有人擬爲急口令云馬路裏向來子一羣車子轉
灣角浪來子一羣化子街沿邊踱出一個壽頭麻子弄堂口溜出一個滑頭麻子車
子釘牢住子壽頭麻子問阿要坐部車子化子跟住子滑頭麻子問阿肯搭救化子

壽頭麻子。吆喝車子。滑頭麻子。打罵化子。車子飛跑。撞子化子。化子極叫。拖住車子。開生頭裏。巡捕拿子。一根棍子。趕散車子。捉住化子。喝走滑頭麻子。嚇走壽頭麻子。那時馬路裏。向沒有子。車子也沒有子。化子。三三蘇湖急口。令云蘇州有一位。姓蘇的。蘇鬍子。湖州有一位。姓胡的。胡鬍子。不知是蘇州蘇鬍子。借湖州胡鬍子。梳鬍子。梳鬍子。蘇州蘇鬍子。呢。還是湖州胡鬍子。借蘇州蘇鬍子。梳鬍子。梳子。梳湖州胡鬍子。鬍子。讀者須一氣呵成。愈快愈妙。

婦人腥臭一眼鬼醜

某甲欲要一美妻。選擇殊苛。嘗曰。若不得佳麗。甯終身鰥耳。因是年將而立。尙未授室。一日其友某乙。忽造訪。謂有某氏女。年甫及笄。貌豔絕。東牀坦腹。尙未有人。君如有意。願爲月老。甲喜甚。當倩乙撮合。次日乙果持庚帖來。上書八字曰。戊辰辛丑乙亥癸丑。甲就廟中土偶卜之。大吉。遂委禽焉。迎娶之曰。駕客盈門。爭欲一觀。新人以飽眼福。詎紅巾揭去。現出盧山真相。則眇一目。奇醜不可言狀。且猪狗臭。四溢人皆掩鼻而過之。甲大怒。尋乙與之理論。乙不服曰。吾並未造誑。當時紅帖上早已

寫明(婦人腥臭。一眼鬼醜)爾自願娶此醜女。與我何干。甲知中乙詭記。然無可如何。此與兩般秋雨盒隨筆所載(辛酉戊辰乙巳癸丑)(新有婦人。一似鬼醜)用意同。而詼諧更過之也。

同年同寅之新解釋

前清重科第仕官。故有同窗同年同寅諸名目。自民國成立。政尚共和。北種稱呼。均在取消之列。而嫖界中轉有以此取謔者。如共嫖一妓。謂之同淫(諧同寅)因嫖妓而爭風俗。有吃醋拈酸之說。謂之同拈(諧同年)或嫖妓不慎。同患梅毒。謂之同瘰(諧同窗)嫖興過濃。貲財盡耗。流爲盜賊。同被拘入法庭。謂之同綁(諧同榜)或謂之同案。此等美名。未知較之從前種種稱謂。其同不同何如也。

有其說無其事之蘇諺

綿紗線。扳坳石。牌樓。船頭上跑馬。棺材裏伸出手來。一支跌入青雲裏。走到牛角尖裏云。七國裏販馬。八國裏販牛。螺螄壳裏做道場。偷天換日頭。無風三尺浪。三隻手。六月裏烘脚爐。日裏吃太陽。夜裏吃月亮。騎兩頭馬。

七手八隻脚。千人百眼。鴨蛋裏尋出骨頭來。開子天窗說亮話。老虎頭上拍蒼蠅。刀頭上銍血吃。筆管裏煨鰱。新鮮活死人。年年十八歲。笑斷肚腸根。兒子大爺十八歲。一跳八丈高。立馬造橋。褲子襠裏打拳。死人肚裏得知消息。子敲金鑼。天穿地漏。

滑童子

有童子喚人力車至某處。歸而未乘身。徘徊歧路中。巡捕見而疑之。乃拘而問曰。汝在此路中往來數次。作何事。童子以迷途對。巡捕曰。汝住在何處。童子對曰。住在兄處。巡捕曰。兄住在何處。對曰。住在姊處。巡捕又曰。姊住在何處。對曰。住在母處。巡捕怒曰。母住在何處。對曰。住在父處。巡捕至是始悟。童子與之嬉戲。不悅而去。童子乃喚人力車回。

改良大人老爺

京師自光復以後。凡大人老爺之稱呼。悉以先生代之。上自總統總理。下至妓女烏師。皆同此稱。蓋共和國平等之真詮也。或謂京中有馬大人。胡同石大人。胡同無量。

大人胡因何不改爲馬先生胡同石先生胡同無量先生胡同或答曰然則表老爺應以爲表先生舅老爺應改爲舅先生姑老爺應改爲姑先生少大人應改爲少先生少爺應改爲少生或曰老太爺大人則如之何曰應稱爲太先生

新像形字

呂 像小孩所玩之扯鈴

本 像木匠所用之木鑽

冊 像裱畫店之排筆

井 像蒸小菜之碗架

凸 像茶葉瓶

眞 像冬天用之外國火爐

个 像有罩之小電燈

鼻 像宮薰

几 像帽架

乂 像木匠之三脚馬

豐 像高脚盆內點心

丰 像路上之電線桿

甘_平 像木匠所用之錄

了 像通烟搶之通條

占 像外國瑣上鑰匙

歹 像酒旗

亭 像床險檯燈

疊 像吃鴉片之廣罩燈

具。像。落。地。鏡。

工。像。婦。女。所。用。之。線。板。

函。像。買。小。菜。之。籃。

卯。像。剪。刀。

噩。像。天。窗。

逋。像。扯。篷。船。

而。像。木。梳。

非。像。竹。櫛。

卯。像。火。鉗。

圭。像。小。寶。塔。

華。像。賣。糖。山。查。之。架。把。

介。像。髭。鬚。

甲。像。皮。匠。用。之。鑽。子。

凹。像。打。米。之。臼。

卜。像。鴉。片。烟。槍。

鹵。像。鳥。籠。

西。像。字。帑。篋。

血。像。電。氣。車。

曲。像。籌。筒。

且。像。神。主。牌。

皿。像。紗。帽。

中。像。小。孩。玩。之。地。黃。牛。

酉。橫。看。像。風。箱。

八。像。眉。毛。

齒。像。斑。竹。籬。笆。

乙。像。秤。鈞。

山 像。鋼。叉。頭。

人 像。助。骨。

目 像。小。梯。

中國人可有可無

中國人的白巾可有可無

中國人的便所可有可無

中國人的說話可有可無

中國人的文字可有可無

中國人的外交官可有可無

中國人的地界可有可無

中國人的中國人可有可無

理外理

因爲看。不。出。反。要。加。一。層。

示 像。拍。小。照。之。三。脚。架。

匡 橫。看。像。銅。鎖。

因爲隨便可以吐痰的

因爲隨地可以大小便的

因爲說了可以不算數的

因爲有許多人認不得的

因爲設一事不好照辦的

因爲永遠劃不清楚的

因爲多是不中用的

眼鏡。

因爲走不動反要拖一根。
因爲求他小反要加一塊。
因爲要他亮反要加重罩。
因爲心愛他反把冤家叫。
因爲要火旺反用扇來揮。
因爲要他好反要割一刀。
因爲要他睡反要搖兩搖。
因爲要他紅反用白來調。

上海之吃

出家人吃十方。
嫖客吃迷湯。
小孩子吃糖果。
老太婆吃長素。

拐杖。

大脚裝高底。

洋燈。

男女愛情。

風爐。

外科手術。

小孩搖籃。

糖燒羊肉之鹵。

尋死吃生鴉片烟。

愛奉承人要吃馬屁。

鴉片烟鬼吃糖食水菓。

戒烟吃烟泡。

光棍吃月亮。

學生頑皮吃手心。

產婦吃苦草。

小鱉三想吃野食。

流氓拆稍吃小刀子。

中間人吃夾當。

啞子吃黃連。

捕快夥計吃蟹腳。

山東人吃大蒜。

北方人吃麵飯。

廣東人吃赤燒。

紹興人吃鹹菜梗。

湖北人吃辣椒。

不斷癮將來吃苦頭。

小賊打傷只消吃些糞。

矮子看戲吃屁。

豬八戒吃人參果。

身體弱的人冬天吃膏滋藥。

不明白的人吃門門。

明白人吃油火虫。

小地鱉虫吃厘頭。

南京人吃鴨屁股。

甯波人吃腥。

福建人吃臭筍。

徽州人吃米粉菜。

西洋人吃牛肉。

上海之多

優伶多用不通新名詞。
各弄堂多叫化子。
妓女多倒貼馬夫戲子。
書錦里多女鞋店。
鄉下人到四馬路多受騙。
絲廠門口多流氓。
相面測字雖窮多着長衫。
虹廟內多廣東婦女燒香。
夜間各馬路多來嘯來嘯聲。
五龍日昇樓轉角多電車。
戲館門口多間漢。
客棧多臭蟲。

大少爺躡脚多拉東洋車。
弄堂口多水果攤。
婦女多梳辮子。
外國水手坐東洋車多不給錢。
妓院內多軍人。
奸商多販米出口。
滑頭多假金時計假金絲眼鏡。
青蓮閣多垃圾拉塊聲。
浪蕩女子多雪白高領頭。
早起七八鐘各弄堂多馬桶。
郎中先生多坐轎子。
禮拜六多洋行小鬼。

跑馬廳多。小房子。

北坭城橋一帶多。台基。

四馬路多。滑頭商店。

髦兒戲館多。喝彩聲。

牙粉自來火多。日本貨。

結團體多。存意見。

珊家園多。小屁精。

香粉店多。戴春林。

茶食店多。稻香村。

湖絲廠多。年輕女子。

革命黨多。炸彈。

汽車多。肇事。

會審公堂多。律師。

夏天多。夜花園。

戒烟丸多。攪嗎啡。

開會多。拍手聲。

輪船碼頭多。野鷄挑夫。

肉莊多。陸稿荐。

襪店多。宏茂昌。

挑膏店多。廣東人。

馬路上多。暗殺案。

公館姨太太多。姘頭。

新歷法

中歷自今日夜半。至明日夜半。爲一日。西歷以今日日中。至明日日爲一日。現在新歷

仿照西法。早經頒行。而民間習慣。亦有仍沿用舊曆者。要之新舊曆。雖爲社會所通用。然另有一般人。以爲不適於用者。茲特擬改良新曆如下。

(一) 烟鬼之歷。以今日午後五時至明日午後五時爲一日。如此雖午後四五點鐘起身。與常人清晨七八點鐘起身者相等。不得以困宴朝譏之。

(二) 小學生之歷。以十二時至一時爲日。餘二十三時爲夜。夜間可以不讀書。省却多少煩惱。

(三) 新郎新娘之歷。以三百六十日爲一夜。古人謂春宵一刻值千金。故夜愈長愈妙。

(四) 欠債者之歷。隨意引用。不必拘定。如新歷年底向之。索欠。可以民國須遵新曆。却之。至新歷年底再向索償。可以民間習慣。皆用舊曆。却之。至於或稱用回回曆。或稱用西藏曆。或稱用俄曆。可隨時隨地爲之。更易俾債主無從捉摸。

(五) 典當之歷。宜以三千日爲一月。如是則十八月爲期。滿者已歷五萬餘日。窮人當物後。可以隨時取贖。永無沒當之虞。

(六)旅客之歷。以一日爲一月。譬如須作客一年者。祇須過十二日。即可回家。可省許多天涯作客。思念妻兒之苦。

(七)嫖客之歷。須夜長日短。有冬無夏。每夜開筵。坐花雖連。翻十檯。二十檯。不虞忽促。至於翡翠衾中。魂銷真箇。夜尤愈長。愈妙。惟三節名目。必須除去。民國既用新歷。不宜再有端午中秋等舊名詞也。

選舉新義

民國成立。選舉法頒行。一般人民。都紛紛運動。其間怪狀百出。非筆墨所能形容。稍有骨格者。無論何項選舉。均不敢到場。矯情實羞。與爲伍也。或謂選舉二字。其形與義。本皆含有運動之意。故不運動。不足以成選舉。何以言之。蓋選字之頭。係兩己字。已與己。相類。言所爭者。爲一己之名。與一己之利。故萬不能己也。兩己之下。則一己字。言爲己之心。人所共有。且爲共和國所必不能免者。合而言之。爲異字。異者。異順柔懦之意也。巽旁。爲之俗名。走之。其意謂欲當選。須用巽順柔懦之手段。而又不惜奔走以運動之也。至舉之結構。上爲與字。與者。施與也。苟能以金錢施與。結納。則

世人必歡迎而相率附我與之下爲千似兩十。又似出頭之千字蓋謂以金錢施與結納自十元二十元以及百元千元或千元而更出頭亦不可吝惜能如是始完全達到選舉之意義而毋慮不當選也。古人造字若早知有今日之現象而先含此意義焉亦事之至奇者矣。

共和新酒令

拇戰亦酒令之一種因其雅俗皆宜故酒席間最爲通行顧從前社會心理崇拜科舉最甚故有三元及第五經魁首等名詞今科舉久廢政尙共和拇戰既爲社會最普通之酒令亦須設法改良茲將自一至十名詞悉行更撰彼雄視酒壇者未知以爲當否。

猜(一)者呼一致進猜(二)者呼雙方合意或兩院同意猜(三)者呼三權鼎立猜(四)者呼四海昇平或仍呼四季發財猜(五)者呼五族共和猜(六)者呼陸軍上將猜(七)者呼七星大旂猜(八)者呼八方無事猜(九)者呼九大區域猜(十)者呼全體贊成或全球領仰或仍呼全家福祿若平拳拳字可以平等代之飲酒聯歡之際能常有此新思想亦足覘社會之程度也。

七支八搭

俗諺中常用之數目字。如瞎三話四。勿管三七廿一。板板六十四等。均耳熟能詳。而尤以七八兩字爲用最廣。如七支八搭。七拚八湊。七零八落。纏七夾八。橫七豎八。瞎七搭八。七國裏販馬。八國裏販牛。七人八主張。七曲八繞。七長八短。七大八小。七七八八。七跌八銃。七色人樣。七死八活。七張八嘴。等隨口而出不勝枚舉。亦數理中之不可解者也。

遊戲問答

(問) 人身除眼睛之外。有無孔之眼。否。惟肚臍眼等有孔者。及脚上之鷄眼有痕。可尋者。皆不在此例。(答) 腰眼。

(問) 左手執箸者何人。(答) 鏡中人。

(問) 土生金。土爲金之父乎。抑母乎。(答) 土爲金之父。其母卽聊齋之庚娘也。

(問) 諺云。吃得邈邈做得善。善此菩薩存身在何處。(答) 在五臟殿。

(問) 秋波能覆舟乎。(答) 力能傾家蕩產。豈止覆舟。

(問)地球形圓何以可稱天下太平。(答)猶居方形屋內而稱家庭圓滿也。

(問)春夏秋冬由何人區別。(答)衣服鋪。

(問)吞日月之動物。(答)十二支。

(問)母子同時生者何物。(答)借債。

(問)諺云老三老四其老大何在。(答)老大嫁作商人婦。

(問)愈修愈壞者何物。(答)五臟殿。

(問)愈削愈大者何物。(答)民權。(又答)薙髮匠之財產。(又答)河井礦三。

物皆愈削愈大。(又答)軍機大臣權位大矣。削職之後忽爲大總統豈非愈削愈。

大。

(問)東洋車爲雄物乎爲雌物乎。(答)爲雌物。拖東洋車者人皆稱之爲東洋車。

夫然則東洋車宛似東洋車夫之妻也。(又答)是雄物。上海人謂東洋車曰東洋。

車。子古人名子者均係男人如孟懿子季康子等皆是東洋車。既末音有一子字想。

是雄物。

(問) 諺云吃奶像三分吃牛奶者何以不像牛

(答) 人奶係直接吃的故有三分

像牛奶係間接吃的故不能像祇能有些牛氣否則何以能吹(又答)吃牛奶的人他占了三分洋派有一半像了洋已明明變成一頭羊了那裏還能像牛

(問) 凡人笑啼不能一時並作其同時呈此現像者何事

(答) 新婚第一夜(又

答) 戲臺上丑角

(問) 愈吃愈大而又愈吃愈小者何物

(答) 鴉片烟烟癮愈吃愈大身體財產則

愈吃愈小

(問) 世間胆子最大者何物(答) 人身之汗因遇驚嚇之事則汗愈出可見其胆子

大也

(問) 國民之性質像何物

(答) 像夏天之雨初時非不洶湧可畏然頃刻雲散雨

消化爲烏有

(又答) 像蟬狂熱時竟日長鳴熱度一退噤不發響

(又答) 像橡

皮

(問) 諸葛亮騎馬共有幾次

(答) 共有九次(一)劉表失夏口請議事時三國志

有備與亮在馬上謂孔明曰今見景升若何對答（一）玄德使孔明回拜劉琦時三國志有來至公子宅前下馬入見公子句（二）在長沙接應雲長時三國志有孔明在馬上袖占一課句（四）孔明在荊州接張松時三國志有遙見張松早先下馬等候句（五）在張飛接應子龍於江中奪得阿斗歸來時三國志有三人並馬而歸句（六）在金雁橋察看形勢時三國志有孔明乘馬至橋邊句（七）在金雁橋誘張任時三國志有上馬退走橋邊句（八）在瀘水再擒孟獲時三國志孔明酒後喚孟獲同上馬出寨句（九）天水關收伯約時三國志有急上馬句

（問）買十天光陰夜值若干金除付兩個女兒三竿綠竹並付先生一年束修十八金午節用紅封套裝束修六金上寫大哉聖人之道尙應找若干金（答）應值九十六萬金應找九十五萬四千九百九十四金因俗稱光陰一刻值千金則十天光陰應值九十六萬金又俗稱女曰千金稱三竿爲三千是付兩個女兒爲二千金三竿綠竹爲三千金大哉聖人之道朱註包下兩節而言故一年束修十八金祇付六金卽得應找之數

(問)語云思想者事實之母也敢問其父在何許
(答)其父亦卽事實蓋事實長足卽有爲父之資格

(問)眉語之聲音若何
(答)眉語之聲音惟瞳人聞之語云眉語目聽也

(問)熱心若何度數始達沸點
(答)可云無度因見近日所謂大熱心家常縱慾無度故其沸點當爲○度

(問)黝字壞亂風俗否
(答)黝字非但不壞亂風俗而且於歷史有大功德何也黝字從二男而間以一女三國志王允巧施美人計以貂蟬離間董卓呂布使董卓不日除滅黝之爲用大矣哉且後人鑒於美人計之故事兩男逢一女雖欲奪亦不敢奪矣是黝字固無害於風俗也

(問)○奇數乎偶數乎
(答)○者偶數也言乎算理奇數與奇數相加則得偶數奇數與偶數相加則得奇數今使以○與奇數相加仍得奇數是則○可斷其爲偶數也

某甲嗜鴉片。其妾忽偕人逃去。好事者嘲以詩云。主公夜傍姬房宿。絕吸清香吹短竹。烟消日出。不見人。阿呀一聲。帽子綠。

東坡詩云。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人活七十年。我已百四十。有仿其句。嘲懶人云。無事此靜臥。臥起日當午。人活七十年。我纔三十五。趣絕。

某省某校長。日與賭友爲伍。于選舉市議員時。居然運動當選。一時物議沸騰。有人作詩嘲之云。賭棍由來舊有名。鑽營選舉佔先聲。屠兒販豎爭投票。三字歪斜寫不成。饋送豪門費幾千。也來運動審查員。昔年賭友今同黨。選舉與資四百錢。

中國教育之不發達。不普及。爲世界各國所罕見。爲人父兄者。大抵不知教育爲何事。普通心理。但使子弟能識字。義略辨之。無已足稱讀書種子。故三家村冬烘先生。能教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經者。居然坐擁皋比。而所教之別字。破句。均無人過問也。有作詩嘲之者云。屋小如舟帶食眠。猴王高坐擁青氈。獼猴三五縱橫侍。天地元黃喊一年。

前清時。南中某縣官。工詞劇。多內寵。娛姬十數人。更迭圍繞。某每日教以詞曲。如烏

師之教妓女然。其第九侍姬。尤擅專房寵。某益望其速成。雖床第間。亦控腔拍板。不稍厭倦。姬亦能詩。因賦一絕云。老爺真個是奴師。滿肚京腔徽調詞。記得夜深同睡去。猶敲儂腿唱西皮。

金陵馬路。犖确難行。而車子驢子。擔子猪子狗子。擁擠雜遝。漫無規制。行者苦之。某君占一絕嘲之云。七橫八豎入車馬。驢子駝泥雜硬柴。閒煞當街巡警棍。夕陽卷口看娃娃。

某教員貌甚醜。口眼參差不整。上堂講書。好徵引古事。然皆陳腐語。與本義毫無關係。學生聽之。咸昏昏思睡。某君作詩誚之。其詞云。短小身材口眼歪。龜行鱉步上堂來。一般臭味妨公益。腐爛書廚盡打開。

前清某顯宦。以善唱二黃稱。姬妾十餘人。狡童數十輩。無一不盡態極妍。擅唱歌曲。某官以一人周旋其間。頗有南面王不與易之概。時人爲七言詩譏之云。一進頭門脂粉香。妖童彩女坐穿堂。大人看到忘情處。手拍籤筒唱二黃。可謂形容盡致。俗稱三十里罵知縣。謂其地位隔絕。非知縣耳目所能及。亦非知縣勢力所能及。可

以任情慢罵而無意外之虞也。若京師報館之攻擊外省官場。不遺餘力。而對於政府。則不敢置一詞。甚有罵已死之人以爲快者。蓋謂其人生前縱有勢力。死後必不能報復也。滑稽者戲爲詩云。枯骨詎能爲禍福。俗傳靈鬼恐非真。而今學得通融法。不罵生人罵死人。

中國官場。職愈卑官派愈足。每見佐雜人員。開口必裝足官腔。雖有訕諛者。勿顧也。有詠七絕句嘲之云。半肩行李無家眷。八品頭銜信口誇。一個跟班兼煮飯。晚來還唱後庭花。詩不免諛而近虐。然描寫佐雜情形。亦可謂淋漓盡致矣。

前清末造。京師八大胡同。每當夕陽西墜時。則見有華美馬車。俊僕數輩。騎駿馬如龍。擁護前後。問之則皆貴胄大臣。以及各部院之優差人員也。凡官場欲有所運動。卽借此種地方。爲鑽營親貴之計。而親貴之縱欲罔利者。亦無不樂此不疲。於是八大胡同之各妓院。遂以待合所爲運動場矣。有以七言譏之者曰。朝罷啼來思悄悄。然姣童豔婢不勝憐。二箋且向平康去。車馬忽忽赴夜筵。

前清有曹姓殿撰。督學湖南。所出之題。每多錯誤。爲方家所笑。按臨寶慶府時。又因

題意錯謬。某名士於卷上題一詩云。可惜青龍偃月刀。華客道上不誅曹。至今留下奸臣種。丙子科節前。獨占鰲。曹得詩怒甚。誓欲得某名士甘心焉。後經教官以風狂掩飾含糊了結。然此詩已傳誦人口。作爲笑柄矣。

清道光年間。烏中丞巡撫浙江。一日赴書院考試諸生。亭午照例備食。書生習氣。饗養者居多。據案大嚼。殊形坦率。中丞笑之也。此一羣老鼠也。轉瞬間。忽見案上字紙一條。取觀之。則有詩兩句云。鼠無大小皆稱老。龜有雌雄總姓烏。語維刻薄。然實巧不可階。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台。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才。此杜老詩也。前清某省學堂會計員某。平日浪用無節。虧空公款甚巨。爲校長察知。逼令償還。某窘極無計。時適清庭舉行優拔考試。乃請於校長。覓人暫代。滿意博得優拔到手。區區之數。不難彌縫。爰籌措盤費。欣然就道。不料兩戰皆北。嗒然而歸。有人依杜韻調之云。連宵不見報人來。鬚髮條條實可哀。昨日抽豐猶有路。今朝避債已無台。悶將甲乙推。

時運懶向親朋把酒杯相對西風頻灑淚主司無日棄眞才讀之者謂描摹失魂落魄情形殊爲畢肖。

浙江學政某以風厲著稱所至士子多苦之一日按臨杭屬恐諸生有交頭接耳之弊特出新意令諸生各具一紙條而聯其兩端於帽纓與號板之上斷則嚴責之俄頃題紙下詩題爲萬馬無聲聽號令蓋比諸生於馬也有某生甚滑稽指詩題問人曰諸君亦知此詩下句乎衆答不知某卽高聲朗誦曰一牛獨坐看文章聞者咸鬨然大笑紙條盡裂。

松江袁廉叔先生工吟詠尤喜作打油詩有詠北道客店句云騾子卸鞍忙打滾女兒賣俏亂塗脂兩般心事皆堪憫一怕人騎一要騎凡曾北行者讀之無不失笑。

滑稽聯話

粵人好以官場事迹撰爲聯語或將其人姓名嵌入往往有絕佳者如誚劉薩烏憚四典試云公劉好貨菩薩低眉烏不如人祇爲胸無一點墨軍無鬥志只緣偏却半邊心已傳誦一時矣又滿人瑞麟號清泉者督粵時張兆棟爲粵撫遇事皆受制於

瑞鬱鬱不得意。粵人爲撰一聯云。瑞氣千重。且看他。立在王者旁邊。頭戴三梁冠。身穿四叉袍。威赫二十載。崑權吁嗟麟兮。河清難俟。張公百忍。可憐爾。屈成弓。兒模樣。睜開半雙眼。蹠起一隻脚。顛巍巍幾聲長歎。爲之兆也。棟折難支。尤堪絕倒。

專制時代。官場中上司下屬。其尊卑之相去。真有天懸地隔者。某官卽以此意撰成一聯云。大人。大人。大人。大人。一品高陞。陞到三十六天宮。與玉皇上帝蓋瓦。卑職卑職。卑職。卑職。萬分該死死。落落十八層地獄。爲閻羅老子挖媒。

滿相長麟當國時。某部司官馬姓。爲長所劾。某日與某中翰等在陶然亭讌叙。縱譚及此。中翰高吟曰。司中無小馬。堂上有長麟。長突然而至。微聞長麟二字。嚴詞致詰。中翰笑曰。吾輩方以中堂名作對耳。曰名醫。惟扁鵲良相。是長麟。長始歡然而去。前清縮短國會之詔下。都中各茶園演慶賀戲五日。戲台兩楹皆懸燈聯。中有一聯云。國會未能速開。無可消愁。且同看這台新戲。代表業已解散。再來請願。真不值一個大錢。

某宦於其親出殯。曰不服喪服。而反穿羔羊裘。足着青緞鞋。時論譏之。爲聯云。青緞

鞋表而出之。吾見亦罕矣。白羊裘偏其反而汝安則爲之。

豐潤張佩綸馬江敗績鬱鬱不樂入李文忠幕適喪偶文忠以幼女妻之遂晏居白下以終有孫某戲挽一聯云三品功名丟馬尾一生豔福仗蛾眉。

光緒己卯山西主試爲胡泰福林壬以子華使於齊全章命題是科元作傳爲話柄其破題首句云古道可風其中間兩小比則曰今夫泰山之雲不崇朝而雨遍天下其量溥也儒生之量不出戶而涵蓋蒼生其志大也有人作聯以嘲之曰林鳩亂喚泰山雨胡馬悲嘶古道風十四字工穩箇當下語如鑄可謂謹而虐矣有撰聯贈醫生者曰尊氏若忘廉宛似當年青面獸大名如不保遂成今日白花蛇蓋醫名志廉字保春也以天罡對地煞巧不可階。

署霍山縣知縣毛某貪酷吏也霍四面皆山土產頗富毛到任後搜括無所不至又詭稱五旬初度傳諭各董保徵收壽禮苛派勒索閭閻騷然好事者作聯嘲之曰大老爺做生銀也要錢也要鈔票也要紅白兼收何分南北小百姓該死麥未熟稻未熟雜糧未熟青黃不接有甚東西霍有南北市之分向莊蓋戳者爲紅票否則白票。

故上聯云然。

七二生張麟年者名士也。好作滑稽聯語。如贈知縣云。下官拚萬個頭。向上司磕去。爾等把一生血待本縣絞來。贈知府云。見州縣則吐氣。見藩臬則低肩。見督撫大人。茶話須臾。只解得說幾個。是是是有差役爲瓜牙。有書吏爲羽翼。有地方紳董。袖金贈賄。不覺的笑一聲。呵呵呵。

方地山善作楹聯。嘗集戲曲中說白成一聯云。我想平兒平兒不想我。打櫻桃恁說石

秀石秀也說恁。翠屏山北音恁讀如銀。真天然妙對也。

某都統識字無多。致書何秋輦中丞。輦字誤作輦。究字誤作宄。何作聯嘲之云。輦輩共車。夫夫竟作非非。想想究究同蓋。九九難將八八除。已極工絕。或有人改去數字云。輦輩同車。人知其非矣。究究並蓋。君殆忘八乎。尤爲謔而近虐。又何任直藩時。有唐某者。留學生而得翰林者也。致何書。輦亦誤書輦字。又其中草菅人命。菅字誤管。何因作聯云。輦輩同車。夫夫竟作非非。想想管管爲官。個個都存草草心。

楊蓮甫爲直督時。暇輒高唱二黃。又喜酬應。揮霍頗豪。及沒得諛文敬。有人撰聯云。

何詔文。曲文。戲文。聲出若金石。惡乎敬。冰敬。賓敬。用之如泥沙。

柯巽庵名逢時。任贛撫。日因辦加賠款。贛人怨之。撰聯云。逢君之惡。罪不容於死。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又額云。執柯代柯。可見怨毒之入人深矣。

前清京師各衙署。有照例之套語。幾可用留聲機器。以代傳說。聞之令人失笑。有人卽以套語四句合爲一聯云。大人套車中堂請轎。茶房開飯。蘇拉倒茶。

京中有以人名爲詩鐘者。如延鴻云。生留殘喘在死比。一毛輕。又有上句暗寫下句。明點者。如孫培云。見人稱祖父到處乞栽培。又有上明下暗者。如陸宗輿云。陸路稱提督家風是轎夫。又有達壽一聯云。五道並馳新赤兔。千年不死老烏龜。

京師又有一聯云。汪藥階轉身三十六分鐘于晦。若作揖一百八十度。因汪舉動遲滯。而于則褻衣博帶。每對人作揖極恭敬。必上至天頂。下至地平。確爲地球之半一百八十度云。

新名詞之對聯。如賀新婚用方針直達中心點。壓力橫施大舞台。一聯久已膾炙人口。又有以學匪對善棍。牙科進士對膏捐大臣。此四種名銜。皆發現於前清未造。向

來所未有也。

官場現形記作者爲南亭亭長。有人作連環對云。南亭亭長對以中國國民。中國國民對以西洋狗。西洋狗對以北京官。

近時麻雀牌盛行。聞創始者爲甬人陳魚門。陳八十餘歲時。猶狎一土妓名黃梅。未幾得疾死。有人送一聯云。白板中風。今絕響。黃梅細雨。黯傷神。

張香濤有二姬。一名遠山。一名近水。皆得寵幸。幕僚中梁星海。樊雲門。皆待以殊禮。張歿後。某部郎撰聯云。魂兮歸來乎。星海雲門。同悵望。死者長已矣。遠山近水。各淒涼。

前清蘇省諮議局開幕日。討論會場禮節。有謂須穿緞套者。有謂祇須著方褂帶一大幅者。爭辯頗久。及開局後。仇副議長提出議案。有禁止雀牌一條。嗣因各議員反對而止。有人集此兩事。撰成聯語云。雀牌議案。不須提賭鬼。顏歡有教育界。法律家。數十人。竭力維持。從此空勞禁止馬褂問題。何日決旁觀。齒冷費諮議局籌辦處。一二日。悉心討論。臨時仍復參差。

秦與某君挽其中表于某一聯云。君病我衰。視羣姪昆季爲蒼老。平生姻舊大半摧殘。莽莽前途。賸有頽齡當世變。學勤力果。與十年廢疾相撐持。一息尙存。百憂未已。茫茫遺恨。拚留熱血在人間。有好事者代易數字云。君病吾衰。視羣姪昆季爲蒼老。平生烟侶大半。維新莽莽前途。賸有單鎗當世變。學勤力果。與十年嗜好相撐持。一吸尙存。百呼未已。茫茫遺恨。拚留數盒在人間。蓋二君皆政學界之癡君子。故以此謔之也。

上海中國公報出版十八號。遽行停止。編輯部之布告。謂總理謝某夜分出逃。房內重要器物。悉行遷去。辦事編輯人等薪水均不付。排字卽刷亦欠款千餘元云云。亦可謂報界之怪現象矣。有人作一聯云。民呼九十號。民吁四十號。中國公報不過十八天。三報倉皇。逾月同遭凶短折。排字六百圓。印字八百圓。編輯賬房未付一文錢。空房寂寞。總理遽作逍遙遊。

清宣統帝某年之正月。有作新桃符者云。陽多匪陰多鬼。我亦塵埃同靡靡。其呼我爲牛馬乎。唯唯醉裏臥。夢裏歌爾胡冠帶。猶峨峨行時爾作犧牲矣。呵呵見者咸大

怪詫。

有某戲班伶人與某甲女結爲夫婦。好事者撰聯云：運動黑蠻開通紅海，流傳黃種戰勝白八。亦可謂善謔矣。又某學堂學生與某乙結婚，亦有人撰聯云：鑽研新得殖民地，報告須防旁聽生。一時尤傳爲笑柄云。

津妓小桂子，因身段矮小，有嘲之爲小金豆者。狎客王蓮孫頗暱之，時時招令侑酒。一日酒酣，王戲呼曰：小金豆子，小金豆子，桂子亦摩其頂云：大腦瓜子，大腦瓜子。王固頭大如瓜者，花界中嘗以大腦瓜、大木瓜等美號贈之。某君戲卽其語成一聯云：桂子小金豆，蓮孫大木瓜。座客皆爲噴飯。

鄉先生某喜談諧，嘗築室數楹，署一聯云：德不潤身，貧偏潤屋。全反聖人之道，食無求飽，居必求安。半留君子之風。

柴植，貴州人，前清任常德知府，有賢聲。後遷浙江鹽運司，爲全德所陷，服大辟。有人集四書句成一聯云：柴也愚，無罪而就死地，是謂過矣。德之賊不仁，而在高位，亦曰殆哉。

前清嘉慶年間。大考翰林。有己開坊。因名在三等。改部郎者五人。惟白小山鎔得免。內有彭寶臣。後乃乙丑殿撰。亦改部曹。王楮堂爲作一對云。三等狀元苦矣。老彭辭。柱下五人。郎署危哉。小白射鈎邊。

清光緒庚子之變。帝奉太后逃至西安。行在有大臣三人。一跛足。一歪頭。一重聽。共入軍機議事。頗爲發噓。後歪頭亦重聽。故三人之言。祇一人聽得也。跛者指手畫脚。務使二人聽見。故尤費力。重聽者只能拱手不語。絕似戲場中並無白口之劇。善謔者撰一聯贈之云。儼然鐵拐仙。臨凡對影相憐。只是扭頭擺脚。何怕克虜伯發響。瞠目不語。竟能化灰成烟。按所謂三大臣。係指王文韶。鹿傳霖。榮祿而言也。

皖省城隍廟楹柱懸一聯云。任憑你無法無天。到此孽鏡懸時。還有胆否。須知我能寬能恕。且把屠刀放下。回轉頭來。上聯係彭雪琴所撰。下聯係吳竹虛所對。後某烟館仿其語。貼一聯云。任憑你能說能行。到此大癮發時。還有力否。次知我不賒不欠。且把長槍放下。快數錢來。閱之令人捧腹。

漢口沙家巷爲土娼麀集之地。其土地祠聯云。這一街許多笑話。我二老總不作聲。

滑稽語尤蘊藉可愛。

松江東門外顧某。性貪吝。身材矮小。家道小康。遇地方公益事。一毛不肯拔。戚里咸不齒之。一日值三十初度。張筵宴客。冀誇耀鄉里。忽家人於牆門中拾得一聯。衆客爭相展閱。聯云。身如武大長三寸。壽比顏淵少二年。顧見而憤甚。幾乎暈倒。亦可謂惡作劇矣。

滑稽詞話

某校書津產也。一日驅車遊味蕪園。內急不堪。遽就草地小遺。蓋猶未脫北方習氣也。適爲某狎客若所見。戲書一詞云。綠楊深鎖。誰家院。佳人急走。行方便。揭起繡羅裳。不覺花心現。衝破碧苔痕。滿地珍珠賤。那先生。都不管。安墮地。外海天深處。有人偷覷。可爲發噱。

某君遊蘇。見某妓而悅之。某妓日必駕車。往來閭閻兩門。某君亦駕車尾躡其後。一詞人填金縷曲嘲之曰。又出閨門矣。最無聊。斜陽一抹。洋場半里。油壁香驄。如電掣。有個人兒。纖麗肯輕易。失之交臂。磁石竟將針吸引。有執鞭能得主人喜。但苦了。追

風驥者番省識其中昧早忘却祿榮坊口倉橋溟裏填至此適某君往訪詞人大笑輟筆

前清候補道潘某曾充上海製造局總辦好作狹邪遊其子某部尤漁色無厭父子二人往往合暱一妓問者鄙之有人填西江月詞一闋云紫石街前門第翠屏山下人家安仁擲果滿羊車擺出龍陽功架必正偷詩無賴大官馳馬天斜詩人天韻貌如花可許汝南偷嫁詞中所引皆潘姓故實可謂謔而虐矣

有宋某者娶妻未久忽被逃去一日與其弟遊於上海租界見楊姓女竟誤認爲逃妻致被控公堂有人作黃鶯兒詞嘲之云兩宋太荒唐自家妻那裏藏却來別處胡廝撞猛見了嬌娘不許他姓楊居然擺出親夫樣怎收場人家不服被控到公堂只好怪閻王判生時註面龐無端長得同模樣眼兮變了盲心兒發了慌推成誤認求饒放最難當弟兄歸去依舊守空牀

某僧不守清規喜填詞其隣有女絕美僧涎之填堂江南詞云陽台月爲鏡復如鈎如鏡不親紅粉面如鈎不上玉人頭虛附水東流女得詞大悲恨詐諸父父控之

官。官。以。僧。違。戒。律。命。盛。之。以。籠。而。沈。於。水。好。事。者。亦。填。前。調。以。嘲。之。云。江。南。竹。巧。區。製。爲。籠。付。與。法。師。藏。法。體。碧。波。你。覓。件。蛟。龍。始。信。色。皆。空。

張長舌。前清人。能文好嘲。遇人有醜事。非巧造謠詞。卽撰成謔對。務使人態醜畢彰。不可後掩。嘗與友人赴隣縣。其友少不更事。因冒犯長官。被責十二板。囑張勿言。張口雖應之。而回家後逢人便說。且形容被責時情形。歷歷如繪。又偏黃鶯兒詞一闋。每句暗藏十二之數。其詞云。一日幾時辰。羨廿羅早得名。令釵對列天緣定。巫蜂遍臨闌干遍。憑今年歲月。偏無閨恨。奸秦金牌召岳。令箭插全根。此詞傳播後。其友每出相識者。皆歌以嘲之。友所聘之妻。尙未完娶。聞之抑鬱而死。友亦不能居故鄉。避之外省。張之惡作劇。竟成如此惡果。古人謂戲無益。誠哉是言。

近見有集新名詞。成滿江紅詞者。頗自然可誦。詞云。新黨偉人。無非是民權革命。有多少。和平分子。絕端否認。暴烈行爲。宜取締。進行手腕。何強硬。看中央能力。竟何如。風潮靜。舍權利。誰人肯稱義。務誰人盡喜。軍人天職。服從命令。關係由來最密切。自由都說稱平等。譜新詞。喚起國民魂。同胞聽。

巧對錄

樹已千尋休縱斧

欲解牢愁須縱酒

春眠未覺花心動

果然一點不相干

興觀羣怨不離詩

夏禮能言杞足徵

欲慰蒼生須作兩

將軍下筆開生面

公門桃李爭榮日

相思黃疸慢驚風

狂士如琴張牧皮

法國荷蘭比利時

金華火腿

鴉片烟鬼

扶雲老斗

鴻飛遵遠渚

忘八旦

玉樹神油

燕窩糖精

指日高升

烏拉喜崇河

想九宵

湯蟄仙

張之洞

張香濤

烏拉布

岑春萱

李柳溪

油炸鬼

陶然亭

開臭溝

紅繡鞋

川冬菜

荷蘭水

黃體芳

朱道然

李慈銘

矮脚虎

李象寅

熊秉三

烏鬚藥

赤奮若

華嚴經

高心夔

楊猴子

馬沼六

葉玉虎

伍作楫

江趨丹

陸鳳石

查初白

花香藕

花金鴻

陸宗輿

林步青

雙龍園

李次青

葉景葵

宰相合肥天下瘦

圖陳祕戲張之洞

山人足魚

拍馬屁

司農常熟世間荒

烟惹御爐許久香

水母目蝦

張鶴齡

鐵爾克達春

楊三已死無崑曲

額勒和布

馬汨六

金吾不禁夜

李二先生是漢奸

腰圍戰裙

龍葆三

爛汚長三板么二

龍取水

開菓盤

雙夾棍

烏烟鬼

混帳忘八打一干

鹿傳霖

祝蘭舫

單束筊

朱樹人

黃胖蛇黃興

白日鼠白勝

中華民國三年正月印刷
中華民國三年正月發行

最新滑稽雜誌全部六冊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編輯者 雲間顛公

印刷者 東方印刷所
上海鄭家木橋西松盛胡同

發行者 掃葉山房南號

發行者 掃葉山房北號

發行者 掃葉山房蘇號

分售處 各省各埠書局

板 所 有 權
不 許 翻 刻

總發行所上海
北市棋盤街
掃葉山房北號

唐代小說叢書	十六冊	「滿清」官場百怪錄	四冊	天真閣香豔詩	二冊
洪容齋筆記	十冊	全唐詞選	二冊	長真閣詩集	二冊
「劄記小說」漁磯漫鈔	四冊	說文提要	一冊	隨園女弟子詩選	二冊
精本虞初志	四冊	新輯隸字彙	四冊	近人詩錄	二冊
「漁洋山人」分甘餘話	一冊	雷輯短篇文選	四冊	海上吟「集吳梅村詩」	一冊
梁氏筆記三種	八冊	六朝文絮	二冊	重校商君書	一冊
「重校增訂」茶餘客話	四冊	新名詞訓纂	二冊	重校列子註	二冊
印雪軒隨筆	四冊	「顧亭林」明季實錄	二冊	精刻墨子註	四冊
金壺七墨	四冊	「仿宋本」李太白集	四冊	精本韓非子	六冊
庸閒齋筆記	四冊	「紀批」蘇東坡詩集	十一冊	孫子十家註	六冊
精本西廂記	四冊	西峴醉唱集	一冊	寄青霞館奕譜	十六冊
「第二才子」好逑傳	四冊	古今詩選	十冊	圍棋摘星譜	一冊
最新滑稽雜誌	六冊	宮闈百詠	二冊	漁菊齋棋譜	一冊
我佛山人滑稽談	二冊	靈芬館全集	八冊	潘景齋棋譜	一冊
「我佛山人」札記小說	二冊	烟霞萬古樓詩集	三冊	有正味齋尺牘	二冊
唐人說蒼「百六十四種」十六冊	十六冊	唐詩三百首註疏	六冊	「民國適用」普通新尺牘六冊	六冊
清人說蒼「初集二十種」六冊	六冊	帶經堂詩話	十冊	「民國適用」女子新尺牘二冊	二冊

滿清官場百怪錄

四冊八角

是書為雲間顛公所著顛公少年時遊幕各省嗣又廁身報界數十年就生平所聞見凡官場奇奇怪怪之事一一筆之於書有迂謬可笑者有奸狡可恨者有卑鄙可恥者有荒唐可詫者有糊塗可憐者其刻畫入神處有如燃溫燬之犀鑄大禹之鼎而滿清國祚之因此傾覆即於言外得之以視官場現形記等書藉空言以諷世者其用意又不同也書凡四冊計共百則每則繪有精圖印以潔白連四紙定價八角

發售處上海掃葉山房及各省書鋪

天真閣艷體詩

二冊五角

是書為孫原湘所著本號覓得家藏抄本茲已石印成書精裝二冊定價五角其詩皆係香奩體清辭麗句口角生香較之王次回疑雨疑雲二集尤深往復纏綿之致至詩中隸事雖甚隱約然皆確有所指檢閱隨園女弟子詩不難於言外得之也

上海棋盤街五百十三號掃葉山房謹啟



最新滑稽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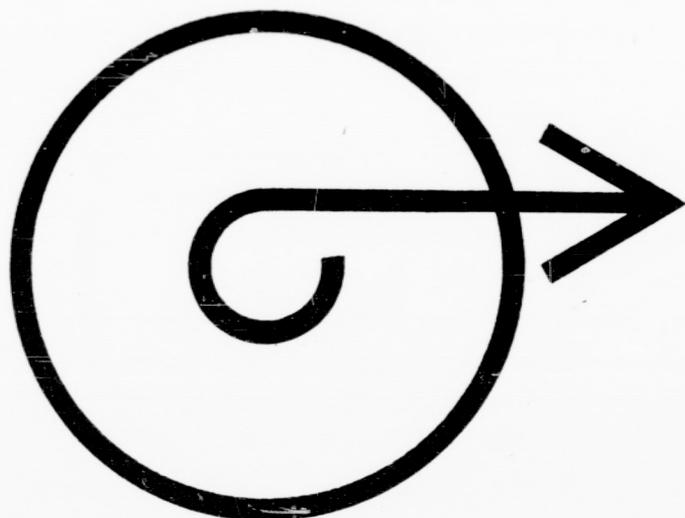


本片卷

自 1914 年 卷 1 期

至 1914 年 卷 6 期

本刊
摄制完



1 / J - 1 5 1 1

1 : 1